

紅樓夢抉微

合肥鬪鐸霍初

以賈代西門之鐵證

紅樓夢何以專說賈府之事金瓶梅十八回賂相府西門慶脫禍因兵科給事申字文虛中等奏劾蔡京王黼楊戩一案楊戩親黨有西門慶姓名在內西門慶遣家人來保赴東京打點由蔡攸具函囑託右相李邦彥並送銀五百兩只買一個名字李邦彥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廉云云紅書之以賈代西門即發源於此

賈雨村言應注意重村字

紅書入手卽述賈雨村言向來解此四字皆謂爲假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紅樓夢抉微一卷 民國十四年天津大公報館排印本
撰者 闕鐸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7
編號 D86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紅樓夢抉微一卷](#) 民國十四年天津大公報館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抉微

無冰閣
校印

雙紅堂
小說
57

0 1 2 3 4 5 6 7 8 9 5



福地先生教

同錄

紅樓夢抉微

無冰閣
校印

紅樓夢抉微

對明
無水閣



·科2977

紅樓夢抉微

合肥關鐸霍初

咸同以來紅學大盛近則評語索隱充塞坊肆較之有井華水處無不知有柳屯田殆已過之然青年男女沉酣陷溺乃如鼯鼠食人恬然至死而不自覺嘻何其甚也紅樓大體高華貴尙不至令人望而生厭而醜穢俗惡遂隨之深入於人心天下之最可畏者莫若偽君子彼真小人者人人避之若浼誠不如偽君子日日周旋於縉紳之間反得肆其蠱惑之毒金瓶梅者真小人也著紅樓夢者在當日不過病金瓶之穢褻力矯其弊而撰此書初不料代興以來乃青出於藍冰寒於水一至於

此不佞自悟澈紅樓全從金瓶化出一義以來每讀紅樓觸處皆有左驗記以赫蹏歲月既淹哀然成帙匪敢發前人之覆實欲覺後來之迷但仍舉似一例以待反隅讀吾此書者再讀紅樓其有異於未讀吾書時之感想固可斷言即再讀諸家之評論考據或亦憮然爲問更未可知惟金瓶雖是傑作仍不欲家有其書故於可供參證之處一一摘錄不徒省對證之勞亦藉免誨淫之謗也讀者鑒諸中華民國十有三年歲在甲子端午後六日

自識

目錄

以賈代西門之鐵證

賈雨村言應注重村字

黛玉與金蓮皆會上過女學

西門及吳潘均實有其人

水滸金瓶梅紅樓夢三書以先後爲正副冊

水滸化爲金瓶金瓶化爲紅樓之痕迹

西門之李代桃僵

榮府及花園之地位

獅子之來由

獅子街與紫石街之不同

好了歌之真諦

紅樓夢抉微



陋室空堂等語之解釋

紅樓以孝作骨金瓶以不孝作骨

兩書氣象之針對

兩書之僧尼

兩書之皇親

兩書之王姓

兩書之官

兩書之造屋與賣藥

做生日出殯之所由來

寶玉說化灰之所本

兩書之官吏賣法

瓶兒命名之由

瓶兒何以姓李

兩書之扶正

兩書之雪天戲叔

兩書在服中作種種之不肖

不發長房

紅之大房

紅之二房

兩書叙事之章法

芙蓉屏與瓶兒

紅書之清朝禮俗

金書之明朝禮俗

慶成宴

紅樓夢抉微

手帕本之刻書

海鹽優人

死人頭上珍珠及紫河車之解釋

兩書之詞曲

原本紅樓與通行百二十回本不同之點

原本紅樓與金瓶之關係

通靈玉究竟是何物

摔玉之故

絡玉之故

煉石之故

石頭是玉之前身西門是孝哥之前身

寶玉是孝哥化身紅樓所記皆寶玉十五歲以內之



事

寶玉所以爲小孩之故

銜玉而生者之根性

珠兒已死之故

寶玉挨打之故

寶玉踢人之故

寶玉自白

酸笋湯

兩書之大打醮

寶玉乞滋補藥

裝玉之函

女兒者對再醮婦而言

紅樓夢抉微

寶玉怕二老爺

紫河車人參之厲言

蓮葉羹之所本

鬧書房與鬧花院

警幻曲之所指

黛玉寶釵與襲人之易地易主

釵黛之排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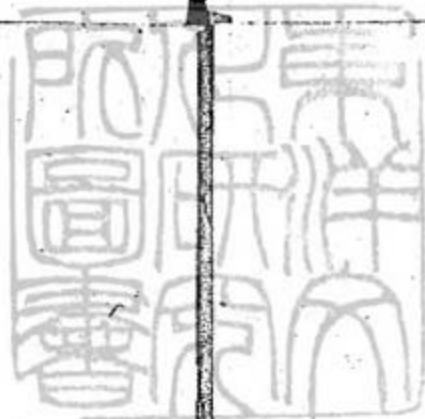
吹倒吹化之故

乳名兼美之故

黛釵之與金蓮

上學裁衣之相同

葬花之真詮



化灰下水與葬墳之別

葬花詩之解釋

黛玉不勸寶玉立身揚名之所本

寶黛之似曾相識

蓮爲花草故以各植物烘託猶金蓮之爲小脚

有鳳來儀之說

偷香玉三字之意義

黛玉燒香

捉蔣玉函即邏打蔣竹山

葬花詩之所本

焚稿與喪子

黛玉何以姓林

紅樓夢抉微

黛以文學見長之所由

還眼淚債之所由來

手帕從眼淚而來小脚從金蓮而來

寶釵與李瓶兒

釵之與簪

繡鴛鴦描摹橫陳之所本

送宮花之所本

冷香丸方之解釋

四種花名之用意

寶釵生日之原因

梨香院之方位

蘅蕪之解釋

寶釵何以有熱毒

寶玉歷次之炫玉

以偷香對竊玉切實發揮

賈珍與可卿之關係

叔公與姪婦之關係

可卿壽木與瓶兒壽木

會芳園賞花之所由

可卿喪事與瓶兒喪事逐事之比較

五兒承錯愛之由來

照風月鑑之與磨鏡

鐵檻寺弄權一案之真相

燒糊捲子





協理審國府之所由

吃猴子尿

鮑二家的與宋蕙蓮

鳳姐與王六兒

李紈與孟玉樓

李紈孟玉樓之於李師師

元春之與吳月娘

迎春與李嬌兒

司棋與夏花

狼筋

探春與孟玉樓

探春何以爲庶出

惜春與孫雪娥

妙玉遭劫與孫雪娥被拐

鐵門檻之寓意

妙玉烹茶之有本

柳五嫂之與孫雪娥

湘雲之與李桂姐

湘雲之與雲兒與李桂姐之關係

女兒詩之細評

薛姨媽之與王婆

劉姥姥之與應花子

劉姥姥之與王婆

李嬖嬖之與潘姥姥

紅樓夢抉微



尤三姐之與金蓮

湘蓮之與武松

尤二姐之與瓶兒

晴雯之與瓶兒

補裘與檢泡螺

千金一笑之所本

襲人之與金蓮

襲人之於春梅

襲人之與瓶兒

花自芳之與花子虛

香菱之於金蓮

情解石榴裙與醉鬧葡萄架

平兒之與春梅

鴛鴦之與玉簫

剪頭髮

琴棋書畫四丫頭

雪雁之於迎春

翠縷陰陽之說之所本

寶玉與碧痕洗澡西門與金蓮水戰

傻大姐之本來

柳五兒爲瓶兒化身

林四娘與林太太

賈璉管家之所由

兩書參案之相同

兩書魔法之相似

賈環爲貓之由來

趙姨娘之與金蓮

賈瑞之與陳敬濟

湘蓮打薛蟠即武松打西門

湘蓮殺三姐即武松殺金蓮

薛蟠即武大

夏金桂合金蓮桂姐爲一人

秦鍾與王經書童

兩書之清客

冷子興與溫秀才韓夥計之寓意

茗煙與玳安

焦大與胡秀

賴世榮與玳安

賴大賴升與來保來旺





紅樓夢抉微

合肥鬪鐸霍初



以賈代西門之鐵證

紅樓夢何以專說賈府之事金瓶梅十八回賂相府西門慶脫禍因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奏劾蔡京王黼楊戩一案楊戩親黨有西門慶姓名在內西門慶遣家人來保赴東京打點由蔡攸具函囑託右相李邦彥並送銀五百兩只買一個名字李邦彥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廉云云紅書之以賈代西門即發源於此

賈雨村言應注意重村字

紅書入手即述賈雨村言向來解此四字皆謂爲假

紅樓夢抉微

無冰閣

語村言殊於村之一字不求甚解不知村者撒村之
村也如金書之淫穢鄙瑣誠非村字不足以盡之今
欲除其村氣故另撰紅樓夢一書改爲一種富貴秀
雅之氣所謂比村言更假卽假於村言也蓋金瓶梅
一百回純由水滸傳數十頁內化出紅樓百二十回
又由金瓶梅百回化出而改俗爲雅改明爲暗於是
賈雨村言四字乃得正當之解釋

賈雨村者假於村也言金瓶已極村俗紅樓較金瓶
之村更假也假作人名卽爲紅書之導綫又卽借作
一名西賓一名清客一名帮閑一名官親一個勢利
人所謂牽一髮而全身俱動

黛玉與金蓮同上過女學

賈雨村教過黛玉的書金蓮七歲曾上過女學二書
之中上過女學各只一人既上過女學必有教書先
生故紅書請出賈雨村以充此任賈雨村之爲無是
翁一望而知故用作女生師金書以任秀才爲金蓮
女師雖未露面其點醒女學則一

西門及吳潘均實有其人

王阮亭香祖筆記有兗州陽穀縣西北有西門冢大
姓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妻吳氏妾潘氏族云云後
人多謂水滸所述宋江等三十六人既非虛構金瓶
亦必有其人然則紅樓所謂真事隱去亦認金書所
述爲真事故以自己所撰謂之賈語村言雖是謙詞
亦爲確語

水滸金瓶梅紅樓夢三書以先後爲正副册
先有水滸而後有金瓶先有金瓶而後有紅樓水滸
中人爲正金瓶中人卽爲副正副者正續之謂也故
紅樓以正册副册又副册分點之

水滸化爲金瓶金瓶化爲紅樓之痕迹

紅樓金瓶之用筆皆故意犯複故意重描兩書一律
如黛玉係絳珠草轉世是爲先天金蓮係水滸中人
是也寶釵是添入之人是爲後天瓶兒等之不見水
滸是也水滸有武松在武大靈床伴宿武大顯魂一
段故金書有守孤靈半夜口脂香一回紅書亦有候
芳魂五兒承錯愛一回其他見鬼走魔託夢索命種
種皆由此而出總之水滸數回放大而爲金瓶改造

而爲紅樓全是虛構格律謹嚴墨無旁瀋其水滸無
萌芽根荦者兩書決不及之於此而歷來所謂影射
何人暗指何事種種臆說不攻自破

西門家收了李瓶兒家許多東西却打瓶兒費府收
了林黛玉家許多東西卻要省一副嫁粧是正寫賈
府收了江南甄家許多東西西門却收了陳姐夫家
許多東西是觀筆紅書孫家賴賈家欠債打罵迎春
却是陳敬濟凌虐西門大姐一段影子亦是觀筆

西門之李代桃僵

甄字自係由賈字演出然金書之西門卽明是水滸
之西門不過死法不同而已金九回武都頭誤打李
皂隸獅子街酒樓之上水滸已將西門打死金書却

將西門放走另將李外傳打死所謂李代桃僵也至
化金蓮爲瓶兒也教他姓李亦是此意紅之賈雨村
冷子興等等無是烏有皆是如此

榮府及花園之地位 獅子之來由

榮國府在西故以之爲西門老家紅書之主人亦係
西府寧國府在東故以之爲花家後改爲花園又卽
大觀園之用地柳湘蓮所指不乾淨之獅子單在東
府其實西府亦照樣有獅子一對卽金書所謂獅子
街及獅子橋兩個獅子是也金書讀法第三十三云
獅子街乃武松報仇之地西門幾死其處曾不數日
而子虛又受其害西門倘佯來往俟後王六兒偏又
爲之移居此地賞燈偏令金蓮兩遍身歷其處寫小

人託大忘患嗜惡不悔一筆都盡云云紅云漫云不
肖皆榮出家事消亡總罪寧金於西門本宅始終未
動但於東隣花家出了許多故事卒至開園築樓歸
爲一宅而止至後人謂爲東樓云云自亦有故蓋西
門正院盡是平房惟有金瓶二人之別院皆是樓房
又在東院也

獅子街與紫石街之不同

紅樓再三就獅子說兩府卽獅子街獅子橋之謂然
則何不說紫石街須知水滸之犯事地點是紫石街
金瓶梅之犯事地點是獅子街主眼如此不可不爲
認定

好了歌之其諦

紅一回好了歌內分財祿妻子四門按之金書無不
悉合而按之紅書却有不盡合者如終朝只恨聚無
多及到多時眼閉了又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
人去了又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云云
殊於西門一生放官利債刮老婆寵兒子及身後消
敗一一臆合求之紅書轉嫌無根

陋室空堂之解釋

又甄士隱所說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
爲歌舞場云云即西門之生子加官也昨日黃土隴
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即西門初死陳敬
濟弄一得雙也擇膏粱流落在烟花巷即孫雪娥之
墮入青樓也此等語句單就紅書觀之不過謂爲倒

影法然措語終嫌不當仔細按之未免有過重過刻
之嫌且紅書係由熱而冷未入手以前已是轟轟烈
烈了多年此歌由冷而熱又不相符若以金書事實
按之真尺幅具千里矣

紅樓以孝作骨金瓶以不孝作骨

寶玉走後寶釵遺腹即金瓶梅之西門死後月娘遺
腹而生孝哥紅樓以孝字作骨故有祖有父有子有
孫金書以不孝作骨故上無真雙親下無真子孫蓋
百善萬惡正是反對也

兩書氣象之針對

紅樓之寫繁華富貴及書卷氣正所以針對金瓶之
村俗小家泥腿市俗又於攢金慶壽湊分子等處作



正面之點醒

兩書之僧尼

紅樓既有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一僧一道却又妙玉及水月庵水仙庵之尼及張道士馬道婆等等金瓶於吳道官普淨師貫串全書之外又寫薛姑子王姑子劉姑子等等薰蕕同器如出一手送風月寶鑑之老道却似金瓶之妙鳳妙趣

兩書之皇親

紅之甄家金之喬家同是皇親同是親戚金書喬五太太之親姪女兒是東宮貴妃世襲指揮使

紅十六回江南甄家接駕四次又周貴人家預備接駕由鳳姐與趙嬷嬷問答中表出金書所謂王皇親



房子喬皇親花園等等不一而足喬者假也假賈同音因皇親而接駕有假於是有真有喬於是有甄蓋金書形容泥腿市俗眼中以皇親爲最關紅書乃因此二字發生省親等等大世面也

兩書之王姓

一部紅樓於王姓最得優勢蓋紅書有一癖性即找老娘家是也賈二太太娘家姓王便弄了許多姓王的小而王熙鳳老而薛姨媽皆是也卽寶玉寶釵亦是外孫輩皆與王有關便是劉姥姥亦是王家瓜葛周瑞家亦是王夫人陪房若以金書王招宣府之說證之則此王殊有根據王係金蓮蒙養之地加以王婆之助成故紅書於王三致意焉反之史家邢家李

家尤家等等何又如彼之凋零耶

兩書之官

紅樓亦說官字但多爲過去之官蓋官哥已死也又以祿蠹等字反寫官字即是表明寶玉前身是孝哥不是官哥之意

兩書之造屋與賣藥

做生日出殯之所由來前述守靈不過偶舉一例此外如兩書之蓋花園造房子皆由武大買房而來兩書之藥店皆由西門藥店武大砒霜而來至兩書均以做生日爲鋪排之大方案則由王婆壽衣一段內化出死期生辰固爲聯想而得花開豆爆信然信然

紅金兩書於出殯事極力鋪排其實只從水滸武大

出殯一二語而來

寶玉說化灰之所本

紅書寶玉說化灰揚去云云即從水滸武大燒灰一語化出

兩書之官吏賣法

紅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已伏不肖官吏受賄枉法之根至六十八回受私賄老官翻案牘於薛蟠打死張三一案花錢買通知縣將屍格改輕作爲誤傷將薛蟠定爲監禁候詳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云云金十回義士充配孟州道歷述西門慶爲毒死武大一案賄囑知縣屈打武松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云云此外受賄枉法不一而足參看紅書



弄權鐵檻寺等回從各方面寫來兩書無不脗合

瓶兒命名之由 瓶兒何以姓李

金瓶既由水滸化出則每人每事必須從水滸此數
回中咀嚼出來方爲傑作試取水滸細閱則蛛絲馬
跡在在可尋譬如因大戶人家使女六字便化出張
大戶一家王招宣府一家因諸子百家皆通六字便
化出詩詞歌賦無所不能及各種情書小曲如此等
類比比皆是然則何以金蓮之外又照樣添出一位
甄兒試看水滸西門慶挨光得手後將入港時王婆
道再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又說送老身去取瓶兒
酒來又云老身直去縣前那家有好酒買一瓶來有
好歇兒擔閣云云凡再見瓶兒二字一見瓶字是以

瓶兒能飲是爲正寫瓶兒好倒插花是爲側寫酒瓶
是實故嫁西門而終花瓶是虛故嫁花子虛蔣竹山
皆不終局與西門情熱是爲熱酒初嫁梁中書不久
即散是爲涼酒然則何以姓李水滸不云官人你和
李嬌嬌却長久乎因有此李嬌嬌三字故西門第二
房妾爲李嬌兒第六房又爲李瓶兒外嬖又有李桂
姐皆此李也紅書黛玉之外又來一寶釵等等筆墨
則是依樣葫蘆略異空中樓閣然亦有直接取材於
水滸之時如黛玉讀莊子等類是也

兩書之扶正

因水滸有王婆說若是他似娘子時自册正了多時
故金瓶於瓶兒隱然以正室相待紅書鮑二家的說

把平兒扶了正云云皆從此語化出但均是空中樓閣仍不越水滸範圍

兩書之雪天戲叔

水滸一齣雪天戲叔金瓶乃於花家韓家一寫再寫而不一寫紅樓又於賈瑞薛蝌反寫倒寫而不一寫又於金則用胡二之口於紅則用焦大之口爲叫之破

兩書在服中作種種之不肖

金蓮帶熱孝嫁人是重大罪狀紅樓於偷娶尤二姐坐以國孝家孝之罪又於秦鯨卿得趣饅頭庵叙秦鍾有胞姊之喪於送葬時如此胡行直與陳敬濟弄一得雙相似又於賈政喪事中叙珍蓉聚塵璉尤調



一得雙相似又於賈政喪事中叙珍蓉聚塵璉尤調情甚至寶玉與寶釵成親亦在喪中凡此種種皆從水滸此節內化出

不發長房

紅樓不重長房而重二房榮勝於甯一也政賢於赦二也寶玉勝似珠兒三也此外尙不一而足金書開首十兄弟結拜西門被推爲大哥若以齒叙當在第三四之列所謂不孝之外又加以不弟後生而爲民其誣已久

紅之大房

紅之行大者赦老珍兒珠兒蓉兒薛蟠等是也除珠早死外皆無賢妻貞婦殆皆武大一流

紅之二房

紅之行二者政老寶玉璉兒薛蝌湘蓮等是皆有異才兼有麗偶

兩書叙事之章法

紅之叙事皆以吃飯爲章法金之叙事西門出門必有一人或一官來拜留坐此是生子加官後數十回一定章法 紅之老太太王夫人等無不佞佛金之月娘亦然蓋老太太王夫人吳月娘皆不管家事之女主人也

芙蓉屏與瓶兒

紅六回賈蓉向鳳姐借炕屏按金瓶梅寓意說云瓶與屏通窺春必於隙底屏號芙蓉玩賞芙蓉亭蓋爲

瓶兒插筍而私窺一回卷首詞內必云綉面芙蓉一笑開後玩燈一回燈賦內荷花燈下即接以芙蓉燈

蓋金瓶合傳是因瓶假屏又因屏假芙蓉侵淫以入於幻屏風二字相連則馮媽媽必隨瓶兒而當大理屏風又點睛妙筆矣芙蓉裁以正月冶艷於中秋搖落於九月故瓶兒必生於正月十五日嫁以八月二十五後病於重陽死以十月總是芙蓉譜內時候云云故借屏必以蓉兒蓋有深意云云至紅之芙蓉女兒誄全似金之祭瓶兒文益以黛玉改爲茜紗牕下黃土隴中等語意更明顯矣

紅之清朝禮俗 金書之明朝禮俗

紅九回賈政便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外面答應了

兩聲早進來了三四個大漢打跽兒請安又云唬得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磕頭有聲連連答應是云云又十六回太祖做舜巡故事又二十一回湘雲替寶玉梳辮子又回寶玉剃了頭頭皮是青的又百一回寶玉等做時文破題皆是清朝禮俗制度作者有意點明亦猶金書成於明朝特取明朝風俗上一二事隨意點明如西門慶東京候吃慶成宴按高士奇天祿識餘記明典禮有慶成宴每宴必傳旨曰滿斟酒又曰官人每飲乾

手帕本之刻書

顧炎武日知錄明時京官奉差回京必刻一書以手帕一書相餽遺世卽謂其書爲手帕本王士禎居易

錄謂後無復此制今亦罕見金瓶梅屢言蔡御史等餽人書帕殆卽此也

海鹽優人

金瓶梅屢言西門宴客有海鹽子弟演劇云云按周亮工書影謂海鹽優人金鳳見寵於嚴東樓嚴敗又他往云云然則海鹽當明中葉頗有名優矣

死人頭上珍珠及紫河車之解釋

死人頭上戴過珍珠卽指婦人再醮而言頭胎紫河車卽指私生子而言

兩書之曲詞

明江寧顧起元有客座贅語里街童孺婦媪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粧台駐雲飛耍孩兒皂羅袍醉太平

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娘子鬧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有數落已爲濫靡矣云云按如上所述各小令明人小說用之最多如今古奇觀等等皆是而金瓶梅一部所填小令至五六十種內中如西江月駐雲飛山坡羊均已屢見而山坡羊於八回一見三十三回兩見五十回又一見皆帶數落者此外如踏莎行桂枝香點絳脣梁州序山花子浪淘沙折桂令浣沙溪清江引算子蘇幕遮憶秦娥蝶戀花望江南青玉案黃鶯兒集賢賓臨江仙普天樂等牌名皆所習見至菊花心簇御林孝順歌梧桐樹綿搭絮等類曲牌則又非他書所常見矣紅書警幻仙姑所演之曲其牌名與此迥不相同此外如

寄生草西江月雖偶然一見然求如金書之專門名家則憂憂乎其難故以顧起元之說證之固可知明人風俗亦可知紅書之長於詩文金書之長於詞曲矣

原本紅樓與通行百廿回本不同之點

原本紅樓與金瓶之關係

坊間通行之紅樓以百二十回者爲足本以八十回者爲原本其實八十回本是否原本固仍待考有正書局有印行批校之本所批固甚精當惜皆在字句之微如初印原大字本內六十八回苦尤娘賺入大觀園記鳳姐向尤二姐所談一席話原文多係文話不合身分且稱二姐爲姐姐上有改筆將原文塗抹

旁注小字痕迹顯然似非僞作查其改本與百二十回本之此段竟是一律此殆稱爲原本之證據乎續印之小字本已一律改爲大字然八十回中只此一段又是何故亦殊可疑又五十三回寧國府除夕祭宗祠叙賈母花廳上陳設在新鮮花卉句下又有各色舊瓷瓶中句上夾叙透繡花卉及詩詞瓔珞至四百餘字之多似專爲點染金瓶等人繡工而設百二十回本乃皆刪之又六十三回壽怡紅羣芳開夜宴叙寶玉別過邢岫烟親拏檻內人帖兒到櫺翠菴投進去便回來了之下因飯後平兒還席句之上夾叙芳官改粧改名爲耶律雄奴又葵官改名爲韋大英及金星玻璃溫都里納野驢子云云至千餘字之多

芳官改爲玻璃似指琉璃易碎而野驢子送鞦韆絕似陳敬濟送金蓮等人打鞦韆然則野驢子殆指陳敬濟亦未可知此段注重雄雌易位撲索迷離內寵外嬖合而爲一內中有儼然戲上一個琴童一語彼金瓶之金蓮不曾以私琴童而被打乎琴童非以奇裝爲人注目乎此段之芳官改裝改名以此一句點醒之以上各段於金書宗旨不無關係是否當日續成時刪去固不可知然要是異聞故別錄於後

一原本紅樓夢六十八回改竄一段

甲原文 小字皆被塗去者與今本不同

鳳姐忙下坐一禮相還口內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勸夫慎重不可眠花宿柳恐惹父母就憂

此是你我之癡心怎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臥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娶姐姐二一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禮亦不曾對奴說奴亦曾勸過二爺早行此禮以備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爲那等嫉妬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說知使奴有冤難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月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說今可巧遠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還求姐姐下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房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世務保養身體方是大禮若姐姐在外奴在內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何安再者使外人聞之亦甚不雅觀二爺之名也要緊倒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姐身上云云

乙改本 小字皆旁注者與今本合

鳳姐忙下坐一禮相還口內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不可眠花宿柳恐教太爺

太太耽心此皆是你我之痴心怎奈二爺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在外包占人家姐妹瞞著家裏也罷了今娶了妹妹

作二房這樣正經大事也是人家大禮卻不曾對我說我也曾勸過二爺早辦這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

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以我爲那等嫉妬不堪的人私自辦了真真教我有冤沒處訴我的這個心惟天地

可表前十天頭裏我就風聞著知道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體諒我的苦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

你我姊妹同房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世

務保養身體方是大禮若姐姐在外頭我在裏頭姊妹想想我心裏怎麼過的去呢再者使外人聽著不但我的聲名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兒也不雅況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倒是談論咱們姊妹們還是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云云

二原本紅樓夢五十三回增多一段

又有小洋漆茶盤放著舊密茶杯並十錦小茶杯裏面泡著上等香茗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著大紅透繡花卉並草字詩詞的瓔珞原來繡這瓔珞的也是個姑蘇的女子名喚慧娘因他亦是書香宦門之家他原精於書畫不過偶然繡一兩件針綫作耍並非世賣之物凡這屏上所繡之花卉皆

做的是唐宋元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從雅本來非一味濃艷匠工可比每一枝花側皆用古人題此花之舊句或詩或歌不一皆用黑絨繡出草字來且字跡勾陽轉折輕重連斷皆與筆寫無異亦不比市繡字跡僵硬可恨他不仗此技獲利所以天下雖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貴之家無此物者甚多今便稱爲慧繡竟有世俗射利者近日做其針跡愚人獲利偏這慧娘命天十八歲便死了如今再不能得一件的了所有之家亦不過一兩件而已皆惜若寶玩一般更有那一干翰林文魔先生們因深惜慧娘之佳便說這繡字不能盡其妙這樣針蹟只說一繡字反似乎唐

突了便大家商議了將繡字隱去換了一個紋字
所以如今都稱爲慧紋若有一件真慧紋之物價
則無限賈府之榮也只有兩三件上年將兩件已
進了上目下只剩這一副瓔珞一共十六扇賈母
愛之如珍如寶不入請客陳設之內只留在自己
這邊高興擺酒時賞玩云云

三原本紅樓夢六十三回增多一段

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來帶了些花翠忙命
他改粧又命將周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
後面當分大頂又說冬天必須貂鼠臥兔兒帶脚
上虎頭襪雲五彩小絨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若
改了男名纔別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



便說既如此你出門也帶我出門有人問只說合
茗烟一樣的小廝就是了寶玉笑道到底有人看
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咱們家現有
幾家土番你就說我是個小土番兒況且人人說
我打聯垂好看你想這說的可不妙麼寶玉聽了
喜出意外忙笑道這狠好我也常見官員人等多
有跟從外國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便馬捷
既這等再起個番名叫耶律雄奴二音又與匈奴
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
爲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偕們有福
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
赫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

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挽緣遠走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爲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這樣著你該去操習弓馬學些武藝挺身出去拏幾個反叛來豈不盡忠効力了何必借我們鼓唇搖舌自己開心作戲却自己稱功頌德寶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秋萬載不用武備俗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聽見說的有理二人自爲妥貼合宜寶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賜爲奴隸只不過令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憨戲異常他也最善武扮每每自己束鸞帶穿摺袖近

見寶玉將芳官扮成男子他便將葵官也扮了個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剃短髮便於面粉抹油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了一層手李紈探春見了也愛便將寶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個小童頭上兩個了髻短襖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然是戲上的一個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喚作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藏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語何必塗硃抹粉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鬼靈故曰荳官園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葢的也有喚作炒荳子的寶琴反說琴童書童等名太俗了竟是荳字別改喚作荳童此下一段與百二十回本同但內中又有出於今本

之外者摘錄如下

一時到了怡紅院忽聽寶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鴛香菱三個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麼話大家也學著叫這名字又叫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於叫出野驢子來引的合園中人凡聽見者無不笑倒寶玉又見人人取笑恐作踐了他忙又說海西福郎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寶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爲溫都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作溫都里納可好芳官聽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換了這名衆人嫌拗口仍番漢名叫玻璃閑言少述云云

佩鳳偕鴛二人去打鞦韆頑耍寶玉便說你兩個

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罷別替我們鬧亂子倒是叫野驢子來送送使得寶玉笑道好姐姐們別頑了沒的叫人跟著你們學著罵人偕鴛又說笑軟了怎麼打呢吊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趕著他打正頑笑不絕云云

通靈玉究竟是何物

西門全身以玉莖爲禍根故寶玉之玉即爲命根觀其式如扇墜可大可小所鏤銘語又有莫失莫失仙壽恒昌之句其爲何物可想而知又云石頭在赤霞宮居住靈河岸上行走見絳珠仙草可愛日以甘露灌溉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云云試問赤霞是何色河岸是何地何以又有甘露灌溉仙草如此形容

此玉竟是何物

捧玉之故

寶玉初見林妹妹卽問妹妹有玉沒有旋又捧玉試一閉目思之當可失笑

絡玉之故

寶釵命婢金鶯兒打一絡子將玉絡起試再閉目思之必更失笑

煉石之故

石頭經女媧煉過在青埂峯下後由癩和尚送回女媧者女禍也金書言西門養龜卽煉石之謂而送壯陽藥之番僧係由密松林齊腰峯而來寶玉之胎玉失而復得以和尚故西門之玉莖弱而復強以和尚

故試再閉目思之尤當失笑

石頭是玉之前身西門是孝哥之前身

石頭是玉之前身西門是孝哥之前身寶玉又是孝哥之化身胎中銜玉一靈不昧紅二十八回張道士說寶玉像他爺爺一個稿子是明言孝哥卽西門矣故寶玉與西門是二是一

寶玉是孝哥化身紅樓所紀皆寶玉十五歲以內之事

金瓶一官哥一孝哥爲全書關鍵孝哥十五歲而出家紅樓之寶玉卽是孝哥化身故一部紅樓皆寶玉十五歲以內之事寶玉出家政老曾說哄了老太太十五年是其明證

寶玉所以爲小孩之故

孝哥原是西門慶轉世故寶玉一切根性總似西門但以年紀太小不能不移步換形故寫寶玉之頑劣荒淫不得不用另一副筆墨
寶玉銜玉而生即指西門嘔氣孝哥同時降生故玉之爲物即是西門化身

銜玉而生者之根性

紅三回寶玉銜玉而生可作生性好色解孽根禍胎四字可作此玉之小名然則此玉究是何物不煩言而自解至寫寶玉性情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若姊妹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

事來云云試閉目一思玉爲何物寶玉性情與西門有何一點之不同

珠兒已死之故

寶玉是孝哥化身既如前說孝哥之前原有已死之官哥故寶玉之前又有已死之珠兒

寶玉挨打之故

寶玉挨打似琴童挨打打寶玉而黛玉心疼打琴童而金蓮暗泣

寶玉踢人之故

西門慶是打老婆的班頭降婦女的領袖如打金蓮打瓶兒種種皆其實據紅樓全用倒影法既以寶玉作西門故將寶玉寫成一個受打受降的溫柔手段

是爲反寫於另一面又受政老之毒打是爲倒寫又於另一面寫踢襲人窩心脚既爲側面文章又映帶西門之踢武大心口蓋謂寶玉並非不會踢人者耳

寶玉自白

寶玉罵賈環這個不好再頑別的云云即是自白其厭故喜新之故智蓋西門見一個愛一個吃了碗裏望了鍋裏皆可以此二語概之也

酸笋湯

紅 回寶玉與晴雯麝月同吃酸笋湯金書西門曾與金蓮春梅同吃此湯

兩書之大打醮

紅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還禱福貴妃送出來一百

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五月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巧姐換寄名符派人接尤氏張道士是榮國公的替身說寶玉像他爺爺國公爺一個稿子馮紫英等都來送禮道衆各備法器貴重物品送與寶玉云云

金三十九回寄法名官哥穿道服西門慶道我許下一百二十分醮先封十五兩銀子一准定在吳道官廟裏正月初九天誕日打醮給官哥寄名符派人接應二官哥像小道士道官備道裝全分頂圈條脫等等送與官哥云云

按金書回目提明官哥穿道服故紅書於寶玉像張道士及巧姐寄名符各事極力描寫

寶玉乞滋補藥

紅 回寶玉向王道士問療妬方曾有如今有了房事求些滋補之語金四九回西門在廟中向番僧問滋補藥

裝玉之函

玉函者裝玉之函玉是何物既如前所說則玉函者又是何物

女兒者對再醮婦而言

紅十七回怡紅院之流棠說明女兒棠出女兒國云云紅書重在女兒者以寶玉既係小孩子則對面側面自宜以女兒配之金書多半係再醮婦紅書一律以女兒易之因而爲種種之烘託

寶玉怕二老爺

寶玉最怕的是二老爺西門最怕的是武二郎赦老是武職政老是文職但政老亦多以刑威加人

紫河本人參之寓言

紅二十八回寶玉說天王補心丹方子內有云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還不殼龜大的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云云

金四十九回覓梵僧現身施藥云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搗搜生的豹頭環眼色若紫肝戴了鷄蠟箍兒穿一領紅直裰頰下髭鬚亂作頭上一溜光簷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乘著頭把脖子縮到腔子

裏鼻孔中流下玉筋來又請番僧吃飯之肴饌內如羊角葱炒的核桃肉肥的羊貫腸一碗內兩個肉圓子來着一條花腸滾了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云云按金書此段寓意形容映帶實事至紅書之紫河車帶葉人形參似指瓶兒帶子嫁來其龜大何首烏及茯苓膽試細按金書此兩段之例閉目想像必當失笑

蓮葉羹之所本

紅三十五回白玉釧親嘗蓮葉羹寶玉要吃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銀蓮蓬兒湯還好些(中略)後還是管金銀器的將四付模子送上來了云云

金十一回潘金蓮激打孫雪娥西門慶要往廟上去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鮮湯云云

按此段金書一餅一湯紅書細加詮釋更於銀絲之銀字發揮一段可謂心細如髮

鬧書房與鬧花院

紅二十九回嘆頑童茗烟鬧書房即金二十回之痴子弟爭鋒鬧花院紅云薛蟠如今不大來學中應卯了秦鍾趨此和香憐擠眼使暗號二人假作出小恭走到後院說私己話秦鍾先問他家裏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唬的回頭看時原來窗友名金榮者(中略)金榮笑道我可也拏住了還賴什麼(中略)偏那薛蟠本

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丟開一邊（中略）只聽得豁啷一聲響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墨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中略）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窄人多那裏經得舞動長板茗煙早吃一下亂嚷道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三個小廝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掃紅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

金二十回西門每月風雨不阻出二十銀子包錢包着桂姐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紬綉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丁雙橋（中略）西門慶走至窗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姐在房內陪

着一個戴方巾的鬢子飲酒由不得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吃酒桌子掀翻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畫童琴童四個小廝上來把李家的門窗戶壁床帳都打碎了云云按上列兩段皆因撥醋而起皆因親見秘密以致用武動手者同是四人皆列舉名字祇花院改作書房女色改爲男風則移步換形不得不爾也

警幻曲之所指

紅五回第二第三兩支於林薛二人均是合寫作兩兩比較之詞蓋金瓶二人是全書之主而二人之交涉又極多林薛二人亦然第十四支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

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前生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篇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此一篇若將金書七十九喪命生兒以後事實按之無一不合而以紅書後半部按之反有不能盡合之處

黛玉寶釵與襲人之易地易主

金瓶二人均是屢易其地屢易其主紅之於襲人已明點其易地易主次數亦與金瓶相等至於黛於釵亦是點明易地易主於黛則謂入京時已有母喪此即金瓶二人均有夫喪又於釵則謂其因訟累入京彼瓶兒之在花家時花家非有大訟乎而瓶兒之嫁

與花家不已有梁中書之喪乎讀者疑吾言乎請看迎春探春惜春等人何以根生土長並無易地之事蓋金書於未叙娶金瓶以前本已有了李嬌兒卓丟兒等人在家並非自外而入也

釵黛之排行

賈氏四春之外黛釵自在五六之列却未明排金書入手即言西門已有一巴掌人金蓮是五娘瓶兒是六娘却又有時將五六混叫故黛釵二人是二是一吹倒吹化之故

紅六十五回興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到了林姑娘氣兒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

金六十一回李瓶兒在房中因其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來恰似風兒刮得倒的一般
按紅書此二語固是從金書此類語意中化出却又就林薛兩字面上下一詮釋謂木怕吹倒雪怕吹化也

乳名兼美之故

紅五回一女子似釵又似黛乳名兼美即指金瓶二人共私一西門故隨手即緊接襲人而點明初試雲雨一段故事

黛釵之與金蓮 上學裁衣之相同

林黛玉即潘金蓮顰兒者言其嘴貧也一部紅樓林於文字爲最長一部金瓶金蓮於詩詞歌賦無所不

能蓋林曾從賈雨村讀書此外並無一人曾上過學潘亦於七歲往任秀才家上過女學爲金瓶各人所無又謂林能自己裁衣於他人並未明點蓋潘乃潘裁之女九歲入王招宣府又能爲王婆裁縫壽衣潘之精於女紅爲金書注意之筆亦可作一確證

葬花之真詮 化灰下水與葬墳之別

黛玉葬花即指金蓮死武大瓶兒死花二而言瓶兒原從金蓮化出故花二之死與武大異曲同工其所葬之花並非虛指即花子虛也試看葬花之先寶玉自讀西廂記又有饒花一局明點死花二一事試觀紅二十三回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摺在那水裏我纔摺了好些在那哩呢林黛玉道摺在

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體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絹袋裏拏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帮你來收拾云云按此段先說撻了好些在水裏者即指西門與金蓮曾將武大屍身焚化撒入澉骨池中黛云水裏不好拏土埋上日久隨土化了寶云帮你收拾者是謂子虛死後瓶兒請了西門過去與他商議買棺入殮念經發送墳上安葬此非葬花而何却是移作葬武不得蓋武大化灰下水並無墳之可言故寶玉又說明兒叫我吊在池子裏變個大王八等你做了一品夫人往墳

上替你馱碑去云云明點武大是個大王八死後吊在水裏又可想見瓶兒死後喪儀之盛

葬花詩之解釋

紅書葬花之後寶黛又同讀西廂試一閉目思之又是何等事至詩之起句爲花謝花飛花滿天明言死武大死花二已不一其人結句言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謂我之死武大死花二是爲痴情而他日正不知死所如瓶兒之風光金蓮之淒涼也黛玉初入賈府寶玉即有捧玉之事此即金蓮入門受西門辱也不然豈有號稱大家公子賈母誇其知禮之人初見遠來生客即當面大發脾氣一至於此者觀黛玉晚間淌眼淚襲人等勸語自明

黛玉不勸寶玉立身揚名之所本

紅三十六回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金瓶西門種種惡謀大都金蓮爲之參預甚至反激助長同惡相濟紅樓此數語爲罵黛之尤然則黛爲金蓮化身毫無疑義

紅三回黛初入榮府寶玉先赴廟裏還愿去了金瓶開篇非西門赴廟結義乎

寶黛之似曾相識

玉初見黛說我曾見過的云云殆指挑簾之曾相見也故黛亦有在那裏見過一般何等眼熟之想王婆撮合時一語道破此則不道破而以似曾相識寫之蓮爲花艸故以各植物烘托猶金蓮之爲小脚

紅書謂黛玉爲絳珠仙草故全書於花竹藥草凡植物之屬點綴烘托不遺餘力亦猶金書但就金蓮爲小脚別名遂於全書中每遇小脚無不盡力描寫更於二十七回潘金蓮醉鬧葡萄架二十八回陳敬濟微倖得金蓮兩回寫繡鞋至七十九次之多蓋此二回正寫金蓮故亦正寫小脚也此是敷衍題面之文字然非於此不足令題面生色

有鳳來儀之說

紅十七回瀟湘館爲入園第一勝地有鳳來儀謂金蓮入西門宅在本書爲第一度又鳳者縫也鳳者揀旺門而飛以西門與武大比自以西門爲旺而西門自娶金蓮果日見旺盛故曰有鳳來儀

偷香玉三字之意義

紅十九回偷香玉三字不但點明而且指明黛玉爲香玉說明偷他試閉目細思是何等語草木姻緣金蓮之蓮非草而何李瓶兒之李非木而何

黛玉燒香

黛玉燒香月娘亦燒香其被人撞破故意漏洩情形正如一轍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卽金瓶二十一回吳月娘掃雪烹茶夫婦重諧

紅樓二十七回之葬花詩二十八回之寶黛反目皆指花子虛已死西門置之不娶故寶玉酒令有雨打梨花深閉門之句蓋金瓶固明言西門慶閉門不理



一任瓶兒之望穿秋水也至馮紫英之女兒悲愁喜樂酒令兒夫染病在垂危大風吹倒梳粧樓頭胎養個雙生子私向花園掏蟋蟀明明說的是瓶兒夫死巢傾生一血統不明之兒入西門家受悽涼等事至琪官四句不過點明娶了一個寡婦而已證明唱曲卽係誤嫁蔣竹山之影子故有花氣襲人知晝暖之句

我不開了你怎麼鑽卽西門閉門不納瓶兒也

捉蔣玉函卽邏打蔣竹山

忠順親王府捉蔣玉函卽邏打蔣竹山一段也

紅二十八回芒種餞花卽指花二之死故緊接蔣玉函情贈茜香羅蔣賈換帶卽蔣竹山與西門慶交替

而娶瓶兒此段夾叙寶玉與黛玉反目卽是西門與瓶兒斷消息一事

葬花詩之所本

鸚鵡不知人意緒喃喃猶誦葬花詩金六十一回心中無限傷心事付與黃鸝叫幾聲

焚稿與喪子

顰卿之焚稿而死卽瓶兒喪子而死

黛玉何以姓林

黛玉何以姓林金蓮初次賣入王招宣府學歌舞王招宣府有林太太故黛玉姓林而其母舅卽爲王夫人王夫人係九省都檢點王子騰之妹王子騰不入紅樓王招宣亦不入金瓶金蓮在王府不久黛玉在

林家亦不久且同爲追述小時之事金蓮在王府學歌舞黛玉在林家上女學皆相脗合

因黛玉姓林故又化出林之孝家的等等一千人寶玉病中不許人姓林凡有姓林的都打出去足見作者對於姓林煞費苦心

黛玉初見寶玉寶玉捧玉金蓮初見西門是又竿打了頭此種相見儀節試一閉目思之必當失笑

黛玉以文學見長之所由

黛玉之文學優長皆由金書所謂詩歌詞賦無所不能二語化出金第三回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你不知識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歷日既如上所說然金書之如此云云皆由水滸

之諸子百家皆通故紅書二十一回黛玉在寶玉案上翻弄可巧翻出莊子來提筆續書云無端弄筆是何人作踐南華莊子因此諸子也又黛玉與釵言小時偷看許多小說淫書等語此百家也
黛之別字顰顰蓮邪瓶邪故意眩人心目所謂二而一也

還眼淚債之所由來

黛玉與帶雨同音林者淋也故以淚爲黛之代表斑竹也手帕也皆其點綴品也梨花一枝春帶雨非淚而何金書根據水滸於哭泣號三字分晰極清而以聲淚之有無爲標準金書謂金蓮有聲無淚故紅書偏說黛玉從胎裏便帶了淚來黛玉前身是金蓮不

肯流淚故欠下眼淚債今生來還也

手帕以眼淚而來小脚從金蓮而來

紅書屢言手帕如寶玉以舊手帕送黛玉芸兒拾得小紅手帕等等不一而足皆從眼淚聯想而來亦如金書屢言繡鞋皆從小脚聯想而來一樣

紅書唱戲演魯智深醉打山門其寄生草漫搵英雄淚云云是黛玉教給寶玉者金書西門生子加官時唱戲所唱韓湘子尋叔云歎浮生猶如一夢云云是金蓮教給西門者

紅三十回紫鵲說我只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此語殆即指西門與瓶兒中斷消息而言

紅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即係指明寡婦嫁

人種種假哭而故以顛倒鳳凰寫之又與瓶兒病中夢子虛索命西門燒化紙錢相似

寶釵與李瓶兒

寶釵與李瓶兒同一白淨同一富厚同一好以財物結交人同一生子同一與玉苟合於前嫁之於後同一住在貼隣其所以名釵者瓶之初贈月娘等是金壽字簪兒簪者釵也又於金玉二字重言以申明之以見與草木不同也寶釵之出閨成大禮以後夫婦並不甚睦迥與從前不同最後却有遺腹一子即瓶兒入西門以後種種之不順却生了一個官哥也

釵之與簪

簪即釵也十二金釵寶釵等等皆簪之意瓶兒屢以金頭簪贈人玉樓之金簪春梅之金頭簪皆釵之意俗者爲釵雅者爲黛寶釵撲蝴蝶撞見丫頭談秘密事金蓮亦以撲蝶遇見敬濟不過一係局外一係局中蓋紅書之釵固非金蓮正身也

繡鴛鴦描摹橫陳之所本

紅三十六回繡鴛鴦夢兆絳芸軒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旁手裏做針線旁邊放著一柄白犀拂塵寶釵走近前來（中略）襲人又笑道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著便走了寶釵只顧看著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也坐在襲人方纔的

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由不得拏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著紗窗往裏一看只見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隨便睡著在床上寶釵坐在身旁作針綫椅邊放著蠅帚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忙掩住口便拉過他來道走罷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云云按金書之描摹橫陳大抵皆用投影法即所謂藏春芙蓉鏡如鄆哥之口和尚之耳春梅之秋波貓兒之眼中鐵棍之舌頭秋菊之夢內皆是也此回釵之代襲而繡鴛鴦又坐了襲人坐位却又偏偏令黛玉湘二人看見所謂無巧不成話也昔人謂金瓶善用險筆紅書亦善

學用險筆矣

送宮花之所本

紅七回送宮花賈璉戲熙鳳薛姨媽叫香菱把那匣子裏的花兒拏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小錦匣子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裏頭做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支交周瑞家的送三位姑娘每人兩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兒罷王夫人道留著給寶丫頭戴罷了又想著他們薛姨媽道不知道寶丫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惜這些花兒粉兒的云云

金十四回李瓶兒到西門家拜金蓮壽月娘因看見金蓮鬢上撒著一根金壽字簪兒便問二娘你

與六姐這對壽字簪兒是那裏打造的倒好樣兒到明日俺每人照樣也配恁一對兒戴李瓶兒道大娘既要奴還有幾對到明日每位娘都補奉上一對兒此是過世老公公御前帶出來的外邊那裏有這樣範又云教馮媽媽附耳低言教大丫頭迎春拿鑰匙開我房床裏頭一個箱子小描金頭面匣兒裏拏四對金壽字簪兒你明日早送來又云只見馮媽媽進來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著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李瓶兒先奉了一對與月娘然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每人都是一對云云

紅所謂花在錦匣子內即瓶兒之金頭簪在頭面

匣兒裏也御前帶出來的外邊那有這樣範即所謂宮裏頭做的新鮮樣法也十二枝花送三位姑娘每人兩枝下剩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兒金書所謂先送金蓮一對後送月娘及李孟孫各兩枝不獨主客先後皆是參差寫來抑且輕重分別大概皆合至寶丫頭不愛惜這些花兒粉兒的云云正是描寫瓶兒手鬆慣以物品結識人也又予每謂十二釵即十二簪而金瓶主要只有六人即月娘玉樓金蓮瓶兒及嬌兒雪娥是也蓋題目三人書中六人六者三之倍十二又爲六之倍今十二枝花每人兩枝即十二對折之意寶釵瓶兒本六人之一今作送花送簪之主人故送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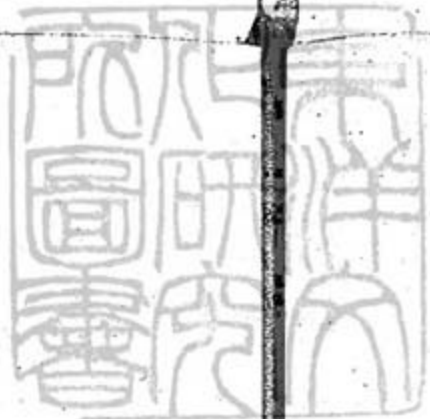
姐四枝即以之暫代月娘以充此數

冷香丸方之解釋

冷香丸方用四種花蕊各十二兩四種水各十二錢盛在舊磁罐內埋在花根底下引子十二分即是花在瓶中之意舊磁罐者瓶也雨露霜雪一年十二月瓶中養花之水也蜂蜜白糖甜也黃柏苦也言合成丸時是甜而服用時是苦皆到十二分也一二年間配成一料埋在梨花樹下即言瓶兒一二年間造成此事便把花子虛活埋了也改嫁之瓶非舊磁罐而何

四種花名之用意

冷香丸方四種花名亦非偶然荷即蓮也芙蓉即是



瓶兒梅即春梅春天之牡丹乃假托花王之意金之月娘紅之元春即所謂上頭穿黃袍的纔是姐姐也寶釵竹夫人一謎於瓶兒一生描寫不遺亦即釵之自道可以證釵瓶原是一人之說

寶釵生日之原因

紅二十二回鳳姐與賈璉互商爲寶釵作生日說大又不是小又不是蓋指瓶兒未入門以前曾作生日一次所謂妾身未分明也

羞籠紅麝串見寶釵白膀子大鬧葡萄架見瓶兒白屁股

梨香院之方位

瓶兒獅子街房子後牆緊靠王皇親花園又花家大

宅寶與王皇親爲業小宅在西門緊鄰案梨香院與省親別墅貼鄰獅子街者榮寧街也榮府非皇親乎省親別墅非皇親花園乎梨香院非薛大姑娘所住乎獅子街房屋非瓶兒之故居乎

蘅蕪之解釋

花家原在隔壁故釵先住梨香院花二娘改嫁西門故釵後入賈府梨李同音香者瓶之特長蘅芷者香草也藥名也瓶之一生於香料藥品具有因緣故居之於蘅芷清芬字之以蘅蕪君蘅蕪者蘼蕪也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言瓶兒之有故夫也

紅七回蘅蕪院種許多香草並言可以入藥薛大姑

娘又常服冷香丸即謂瓶兒熱心多情多病服藥又嫁與醫生蔣竹山也此皆是由水滸西門藥店而來釵玉結合以後天不以先天以金錢不以情義金瓶西門之於瓶兒正是如此故於瓶之嫁瓶之死隱然以正式許之而紅樓之舍黛而釵與彼一轍

寶釵何以有熱毒

寶釵從胎裏帶來一般熱毒故必服冷香丸此即從金瓶之熱結冷遇而來如此之好女兒却從胎裏帶來熱毒試一閉目思之尤當失笑

寶釵與寶玉初見

寶釵與寶玉初見交換金玉二品與黛玉初見捧玉又是不同証以後來釵玉二人種種事實則此次交



換之內幕試再閉目思之尤當失笑

寶玉歷次之炫玉

寶玉到襲人家亦曾以玉交襲人傳觀此處與玉釵相見同一寫法然則其視釵爲何如人弄玉又爲何如事試再閉目思之尤當失笑

以偷香對竊玉切實發揮

一部紅樓無非偷香竊玉所謂偷香玉者乃合寫耳其偷香一事則以寶釵爲正寫又復旁敲側擊以寫之紅三回賈芸將香料冰麝等物送與鳳姐一段即是金十六回瓶兒將床後藏著的沉香白蠟水銀胡椒等物搬出來交西門秤了斤兩賣了銀子云云兩書均是實寫偷香二字不過金順寫而紅倒寫耳芸



兒之芸字亦是香料不然端午節可送之禮甚多何必單送香料又何必編排一大篇說是送的轉賣的云云乎哉

芸兒拾小紅手帕一段極似金書敬濟拾著金蓮繡鞋此事紅書有墜兒經手金書有鐵棍經手

賈珍與可卿之關係

紅十三回秦可卿之死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著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儘我所有罷了又云賈珍此時恨不能代秦氏之

死云云按焦大口中所謂爬灰的爬灰卽指賈珍而言而紅書中惟此一段是正寫此事其在金書中於金梅等人皆無此事而於瓶兒則有若隱若現之語亦以紗籠法寫之如金十回叙瓶兒出身一段云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裏十四回瓶兒道這都是老公公在時梯已交與奴收著之物他一字不知大官人只管收去又云俺過世公公有四個姪兒俺這個名花子虛都是老公公嫡親的雖然老公公掙下這一分錢財見我這個兒不成器從廣南回來把東西只交付與我手裏收著著緊還打躺棍兒那三個越發打的不敢上前去年老公公死了這花大花三花四也分了些床帳傢伙去了只現銀子一分

兒沒曾分得云云可以證明瓶兒對於老公公感情之厚遠勝子虛卽可知老公公之愛瓶兒十倍子虛然則紅書所謂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者其有所本不問可知至猥褻之事雖出焦大之口却無明文而金十三回西門袖中取出李瓶兒交來春冊說是他老公公內府畫出來的云云紅書卽由此語指爲有猥褻情事矣又賈珍云伸腿去了絕滅無人等語卽西門所謂他又伸長腿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也

叔公與姪婦之關係

金書明言花子虛是老公公之第二姪兒紅書叙寶玉睡可卿床上初試雲雨情十三回寶玉夢中聽見

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云云是寫可卿與二叔公有曖昧事情排行雖倒事實則一紅十三回秦可卿將死鳳姐做夢與他說了許多的話金六十一回瓶兒將死迭次夢見花子虛索命並抱著死了的官哥來招瓶兒去住云云此是同一將死朕兆

可卿壽木與瓶兒壽木

又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們店內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出在橫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

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封在店內也沒有
人出價敢買你若就要就抬來便罷賈珍聽說喜之不
盡即命人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皆厚八寸紋若
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大家都奇異
稱贊賈珍笑問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拏一千兩銀子
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云云

金六十二回瓶兒死了西門慶叫陳敬濟同賁四
去看板回話說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尙舉人家有
一副好板原是尙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
官時帶來預備他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
副只剩下這一副墻礮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
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

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比及黃昏時分只見
抬板進門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鋸開裏面噴香
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看了滿心
歡喜云云
所謂賈珍笑問即滿心歡喜也至同是父親帶來
同是有主之物同一說明尺寸同一說明香味更
可一目瞭然

會芳園賞花之所由

紅五回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
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又云賈母等
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一時寶玉倦怠欲
睡中覺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這裏有給

寶叔收拾下的屋子云云

金十三回李瓶姐墻頭秘約九月重陽花子虛假
著節下叫了兩個妓者具柬請西門慶過來賞菊
到掌燈之後西門慶忽下席來外邊解手不防李
瓶兒正在遮榻子邊站立偷覷兩個撞了個滿懷
西門慶迴避不及婦人走到西角門首暗暗使綉
春黑影裏走到西門慶跟前低聲說道俺娘使我
對西門爹爹說少吃酒早早回家晚夕娘如此這般
和西門爹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歡喜不盡回來到
席只推做打盹故意東倒西歪教兩個扶歸家去
了又云西門慶推醉到家暗暗扒過墻來這邊已
安下梯子迎接進房中云云

按紅之所謂賞花卽賞花家之尤物爲梅爲菊不
過藉作名頭耳會芳園之名亦厲幽會之意至寶
玉一時倦怠欲睡中覺正是西門在席上粧睡東
倒西歪秦氏忙說我們這裏有給寶叔收拾下的
屋子云云明明是說粧睡離席之後便扶到秦氏
房中也此段叙東邊有花園東隣設宴臨席倦怠
扶入閨房兩書如出一手固不待紅書下文作種
種點綴卽知其必有故事矣

紅五回第二支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
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
眉舉案到底意難平云云金書謂既有金蓮復娶瓶
兒而待以正室之禮所謂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紅

所謂見了姐姐忘記了妹妹云云此詞之對雪不忘
林適得其反但在事實上寶玉娶了寶釵却又有候
芳魂之事蓋紅之黛死釵合又適與金之瓶死蓮留
爲相反耳

可卿喪事與瓶兒喪事逐事之比較

紅十三回之叙可卿喪事極力鋪排不但突過鳳姐
等人且較賈母爲闊綽詳盡若按輩分支派言之無
論如何不應將此事如此叙法然則作者深意可想
而知此數回之所本全在金書六十三四等回之叙
瓶兒喪事今姑舉其例如下

紅書歷叙侯伯世交之吊奠金書歷叙喬皇親宋御
史黃主事杜主事兩司八府官員及吳道官本縣知

縣等十餘起之祭禮其證
紅書秦氏丫環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觸柱而亡
賈珍以孫女之禮殮殯小丫環名喚寶珠者愿爲義
女誓任摔喪駕靈之任從此皆呼寶珠爲小姐那寶
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合族人丁
並家下諸人各遵舊制行事自然不得紊亂云云金
六十三回瓶兒死了強陳敬濟做孝子又云合家大
小都披麻帶孝陳敬濟穿重孝絰巾又云西門慶與
陳敬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其證二蓋寶珠自充義
女便取得小姐資格敬濟自做孝子便在西門家當
家也

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

悲懺起度前亡後化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於天
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
孽醮云云可卿既是大家冢媳又有何等冤孽賈門
世祿之家前亡後化又有何罪金書於瓶兒臨終夢
見花子虛索命六十二回潘道士遣將拘神之後說
爲宿世冤恩訴於陰曹非邪祟也又二十七盞本命
燈盡皆刮滅云云皆指冤孽而言瓶兒喪事之中請
報恩寺十一衆僧人先念倒頭經又玉皇廟吳道官
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齋壇又門
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衆上堂僧念經云云皆
是其證三

紅書鋪排喪儀題銜捐官與金書如出一手紅書之
紅樓夢抉微

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靈位即金書之誥封錦衣西門室人李氏柩也其證四

紅十三回王熙鳳協理寧國府固以見鳳姐理事之才亦以見東府辦事之鄭重金書之叙瓶兒喪事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韓夥計管帳並派各項執事人等與紅書所叙大同小異其證五

紅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龍禁尉賈蓉捐官專作喪事風光此中具有深意賈家固是世祿然秦氏不過一家孫婦必須兒夫官銜方是切身榮顯殊不知此全從金書之題作錦衣云云內化出蓋西門暴發而妻妾中之得用頭銜只此一次賈家世胄而婦女之得

用頭銜亦只此一次錦衣與龍禁尉同一性質更不待言紅之回目竟謂秦可卿受封可稱史筆其證六紅十四回北靜王路祭一段按金六十五回瓶兒之殯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身穿六紅五彩鶴氅頭戴九陽雷巾脚登丹鳥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於手內陳敬濟跪在面前那殯停住了又云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這裏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云云試以吳道官作爲北靜王閉眼揣想當日情形如出一轍其證七

五兒承錯愛之由來

紅百零九回候芳魂五兒承錯愛有云一心移在晴

雲身上去了忽又想起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因又將想晴雯的心腹移在五兒身上自己假粧睡著偷偷的看那五兒越陷越像晴雯云云又云五兒聽見寶玉喚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嗽嗽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鐘茶來一手托著嗽盃却因趕忙起來的身上只穿著一件桃紅綾子小袄兒鬆鬆的挽著一個鬢兒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云云金六十五回西門慶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奶子如意兒在無人處常在跟前遞茶遞水這日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便來遞茶因見被拖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被西門慶一時興動云云又六十七回西

門慶說我兒你原來身體肉皮也和你娘一般白淨我摟著你就如和他睡一般又七十五回如意兒說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三十二歲又云一面口中叫他章四兒云云柳五兒即章四兒所謂章台柳也至紅目之候芳魂五兒承錯愛金目之守孤靈半夜口脂香殆所謂二而一矣

照風月鑑之與磨鏡

紅書點醒關目在賈天祥正照風月鑑金書點醒關目在五十八回孟玉樓周貧磨鏡而紅書五回寶玉入太虛幻境見了册子彙括全書即金二十九回吳神仙冰鑒定終身將書中要人全予提明同用鏡子同一點法

鐵檻寺弄權之真相

紅十五回王鳳姐弄權鐵檻寺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內善才菴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來我廟裏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爲難不想守備家聽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一個女兒許了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起官司告狀起來那張家急了只得

着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老爺最契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聲不怕那守備不依云云按此一段影影幢幢不啻將金瓶梅撮要重叙了一遍財主姓張非張大戶乎女兒金哥非了頭金蓮乎李衙內看上金哥執意定要娶他彼看上孟玉樓非娶不可者非李衙內乎紅樓全書只此處見衙內頭銜蓋係宋人稱呼故意透露以示與金書有關之痕跡金哥已受張守備家的聘定金書紅梅非改嫁與周守備乎金書諸婦女那一個不是一個女兒許了幾家乎打官司告狀上京尋門路之事金書中如花子虛西門慶諸家非因打官司告狀着人上京尋門路之事不一而足乎長安

節度雲老爺與老爺最契金書之雲裏守非由十兄弟而出山做官官至參將與月娘做了親家爲全部金瓶最後之結束乎以上種種特借一老尼口中隱約傳出所以必借老尼者金瓶全書非以好善看經作結乎

紅十五回王熙鳳弄權鐵檻寺金四十七回王六兒受賄向西門關說苗青人命一案亦在上坎之前

燒糊捲子

紅四十三回閒取樂攢金慶壽是在賈璉與鳳姐反目以前金二十一回孟玉樓等湊分子以賞雪爲名爲西門慶與月娘重諧作賀是在反目以後紅四十六回鳳姐說我與平兒一對燒糊捲子此語金四十



一回春梅亦曾說過又鳳姐自謂張道士說叫我修修壽金書金蓮亦說前日道士說我短命呢
可卿鳳姐之病均是血山崩與李瓶兒一樣

協理寧國府之所由

紅十四回來昇傳齊同事人等說道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又云鳳姐兒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又云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國府對牌出來說與來昇革他一月飯米

金六十四回玳安說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的緊他當家俺們就遭瘟來會着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

俺每莫不賠出來又云只是五娘行動就說你看
我對爹說不說把這打只提在口裏又云如今六
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明日那個管打掃
花園乾淨不乾淨還吃他罵的狗血澆了頭哩云
云

然則熙鳳之協理甯國府殆即金蓮於瓶兒死後
大肆凶毒之化身

紅六十五回小廝興兒在尤二姐家中一長一短問
答家中上下人等性情脾胃無不形容酷肖而對於
鳳姐之狠毒尤屬不留餘地按金六十四回傳夥計
與玳安抵足所談西門家中一切內容與紅書如出
一手其贊揚瓶兒處即紅書之奉承尤二姐毒罵金

蓮處即紅書之毒罵鳳姐不過金全是背後而紅作
面諛耳

吃猴子尿

紅五十四回賈母說笑話有吃猴子尿云云金書歷
記金蓮六兒如意兒等人皆有喝西門之尿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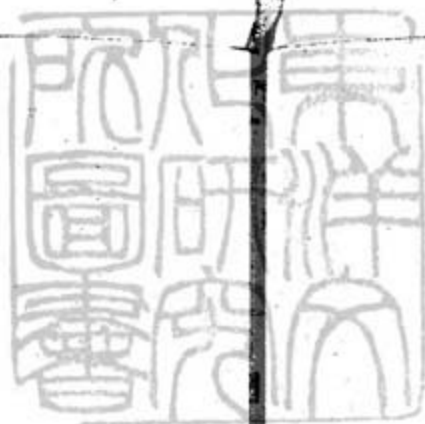
鮑二家的與宋蕙蓮

紅四十四回鳳姐潑醋一段鮑二家的之爲宋蕙蓮
固無疑義金二十二回西門初令玉簫送緞子約其
來會又三十五回六娘下碁忽然早散見玉簫攔着
門被金蓮尋著蕙蓮一溜烟去了金蓮發狠要把奴
才臉打的脹豬頭紅云云紅樓鳳姐之於鮑二家的
却真打了落後蕙蓮吊死鮑二家的亦是吊死

鳳姐與王六兒

紅三回賈母說鳳姐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又云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又云身量苗條體俗風騷云云金三十七回之叙王六兒生的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臉描的水鬢長長的又云他是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又三十八回棒槌打搗鬼云云皆所謂有名的破落戶至王六兒但凡交媾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殆所謂假充男子者歟

紅之評鳳姐曰臉酸心硬有殺伐又曰潑辣貨辣子云云試問非金蓮何人足以當此



鳳姐與金之王六兒姓同嗜利同偷小叔同（鳳之於寶二於瑞大六之於韓二搗鬼）生一女同（鳳生巧姐嫁一鄉人六生愛姐嫁翟管家）巧姐七月七日生愛姐五月五日生均以生辰爲名又同鳳姐失勢之後以歷劫返金陵結之王六兒後來非南行作種種醜事乎

李紈與孟玉樓 李紈孟玉樓之於李師師李紈卽金瓶之孟玉樓而李孟二人皆卽李師師按李師師傳師師染師女故玉樓之前夫爲一販布人而家中有靛缸打布橙等染具宋道君幸師師家賜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之畫玉樓簪上鏤此二語金書於此一簪屢屢提及師師之自殺



以簪故玉樓亦以簪著玉樓之簪高插在頭上李紈之帘高挑在屋上所謂二而一者也師師不屈於金人完節而死故玉樓之入金瓶梅係一寡婦李紈之入紅樓夢亦然至李紈之杏帘在望明係玉樓之簪上詩意而師師家有道君賜醉杏樓額幸者杏也故杏帘在望在此意焉紈者完也李即李衙內之李金瓶以李衙內結孟玉樓故卽以李紈爲玉樓孟樓之親姑娘姓楊改嫁而終於李皆是杏之類金瓶梅寓意說玉樓簪上鑄玉樓人醉杏花天來自楊家後嫁李家遇薛嫂而受屈遇陶媽媽而吐氣分明爲杏無疑杏者幸也身毀名污幸此殘軀留於人世嫁於李衙內而李貴隨之李安往依云云此李紈

所以爲玉樓化身而必姓李也

紅十七回遊大觀園至稻香村有幾百株杏花編就兩溜青籬之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又云莫若直書杏花村又云紅杏梢頭挂酒旂云云

金七回西門到南門外楊家門首下馬進去裏面儀門照牆竹搶籬影壁院內擺設石榴樹盆景台基上靛缸一溜打布橙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檯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椅桌光鮮簾櫳瀟灑云云紅書於杏字再三點醒金書於玉樓來處另用村景寫之故杏花村爲玉樓所居毫無疑義孟玉樓有一姑母殆卽李嬌娘之流

元春之與吳月娘



紅十八回慶元宵賈元春歸省其時則爲元宵其地則爲別墅其人則爲大姐姐其客則爲全家女客而男人亦在其中金十五回佳人笑賞玩燈樓是吳月娘率領諸姬妾到獅子街李瓶兒家即西門外家將來之閒房看燈後來西門又往他那裏去了按外家非別墅而何此段在紅樓爲極盛時代在金瓶亦是如是大有出峽樓船帆檣乍整之勢

紅八十六回算命的說元妃是個貴人不能在府中按金書十一回吳月娘居大常有疾病不管家事云云按之此語無不脗合

元春是正月初一生日吳月娘是八月十五生日皆以生日爲名又王夫人是三月一日生蓋言王字是

三橫一直也

紅書十六回賈元春才選鳳藻宮原來金書之吳月娘是屬小龍的元妃歸省與寶玉最暱携手入懷撫其頭頸其西門與月娘重修舊好之謂歟元妃出面只有一度而月娘好合得胎亦即一次

迎春與李嬌兒 司棋與夏花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即金四四回侍女偷金紅書迎春二姑娘之婢司棋是犯人金書二娘李嬌兒之婢夏花是犯人李者木也故迎春號二木頭夏之序爲第二棋亦爲第二金四三回西門吩咐月娘把各房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買狼筋去了李嬌兒沒的話說紅書迎春看感應篇即是此段金又云

紅樓夢抉微

五十

無冰閣

李桂姐教唆夏花云云極似探春打王善保家的一段

狼筋

金四四回小玉說夏花兒聽見娘說爹使小厮買狼筋去子嚇的他要不的在廚房問我狼筋是甚麼教俺和衆人笑道狼筋敢是狼身上的筋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筋抽將出來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脚兒都在一處他見咱說想必慌了按酉陽雜俎狼筋在脰中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令其攣縮或云狼筋狀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王阮亭分甘餘話亦載此事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云太翁葑林編修公以圍碁決賭



得之嚴氏者嚴氏自何處來未曉也其色棗赤狀之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緣督爲經又若小口之囊一面附著樹枝處痕深陷而直貫徹上下以是則知爲蟲所結也學士歿後是物爲張岐山少尉問萊乞去携入川中矣許周生駕部宗彥云是物名狼巾不知所據按狼巾即狼筋金瓶謂爲治盜物之婢所用想見彼時刑官知有此物西門身爲刑官故其家人亦知有此物但未見原物耳爲考抄檢大觀園故連類及之

探春與孟玉樓

探春亦指孟玉樓孟者夢也鄭人夢鹿故別號蕉下客又說一隻鹿牽了去燉了脯子來喫玉樓有簪挑

出故曰探春簪能刺故曰玫瑰花有刺四春惟探有母好小利而不賢指孟有楊家親姑娘好小利而不賢後來探春出嫁又專以當家見長亦與玉樓相合探春曾與李紈同當過家二人同是孟玉樓化身故同辦一事秋爽齋之秋即第三之符號玉樓固是西門第三妾也

探春何以爲庶出

玉樓出身正室後嫁李衙內又係正室只在西門家却做了第三房故紅於探春列爲第三謂其嫁了三次也與嫡出同等看待却又時時揭挑出他是庶出即是現爲第三房之證所謂老鴿窠裏出鳳凰者謂雖係第三房以前以後均是正室也至李衙內原籍

棗強過了黃河還有七百里探春遠嫁殆即指此

惜春與孫雪娥

紅之四姑娘惜春生性好佛百十四回賈母出殯包勇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到園內扣門說道今日聽得老太太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門師父來瞧他一瞧云云金六十五回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並二女僧看家云云此是明點惜春即是雪娥至雪惜同音同是行四等證據更不待論

妙玉遭劫與孫雪娥被拐 鐵門檻之寓意

紅百十二回活冤孽妙尼遭大劫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簿了一會子便拖起背在身上來到園後牆邊

搭了軟梯爬上牆跳出去了云云金九十回來旺盜拐孫雪娥來旺兒踏着梯橙黑影中扒過粉牆雪娥那邊用橙子接着兩個就在西耳房幹畢云云又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裏等候兩個要走來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每打房上去就躡破些瓦還有踪跡云云卽其証也至惜春與妙玉爲交至密幾如一人其爲一人化爲二人殆無疑義妙玉最喜之詩是縱有千年鐵門檻故自稱爲檻外人雪娥結果非踰牆而逃乎謂縱有鐵門檻亦攔不住也

妙玉烹茶之有本

紅四一回寶玉品茶搗翠菴妙玉用雪水烹茶餉客



何等清雅高潔然金書之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裏宿歇或吃酒或吃飯或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中丫頭自往廚下去拿見金十一回妙玉惜春同是雪娥化身故必以造茶寫之雪水映之方不負題

紅四十二回惜春畫圖寶釵開畫具單內有羅篩乳鉢碗碟沙鍋風爐水桶磁缸桴炭生薑醬等物黛玉說炒顏色吃云云此正是點明惜春是雪娥化身雪娥管廚房造茶湯固必須上項什物也

柳五嫂之與孫雪娥

紅六十一回柳五嫂管廚房一段情形卽是金書孫

雪娥一分職務此回開首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親嬫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得了一個叔叔云云即是金書孫雪娥偷來旺兒所謂人家養漢養主子你養漢養奴材者也

湘雲之與李桂姐

湘雲姓史是史太君娘家人來往於諸姊妹間却又不能久住其才藻似黛玉故於詩社頗能出一頭地其大方似寶釵故絳紋石戒指四個一送大博姐姐妹妹及衆丫頭歡心殆即金書中之李桂姐乎桂姐之姑母李嬌兒非西門之第二房乎非與桂姐同是裏邊人物乎紅二十一回湘雲替寶玉梳上頭殆即金書十一回西門慶梳籠李桂姐紅書六十二回史

湘雲醉眠芍藥裯即金書五十二回之山洞戲春嬌也

紅六十二回史湘雲醉眠芍藥裯係從拜壽起頭探春笑道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占先云云

金五十二回月娘對李桂姐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中人等一日害兩樣病做三個生日日裏害思錢病黑夜害思漢子的病早晨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云云

按此即紅書所謂三個一日也此日是寶玉平兒
寶琴岫烟四人同生日後來飲酒行令插科忽然
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
沒了影兒使人各處去找那裏找得著(中略)只
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快瞧雲姑
娘吃醉了圖涼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板橙上
睡著了衆人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於山石僻處
一個石橙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滿
了一身滿頭臉衣襟皆是紅香散亂(中略)心中
反自覺慚愧早有小丫頭端了一盆洗臉水云云
金五十二回官哥剃頭西門慶在花園請客桂姐
遞酒唱曲伯爵打諢又與桂姐打雙陸西門慶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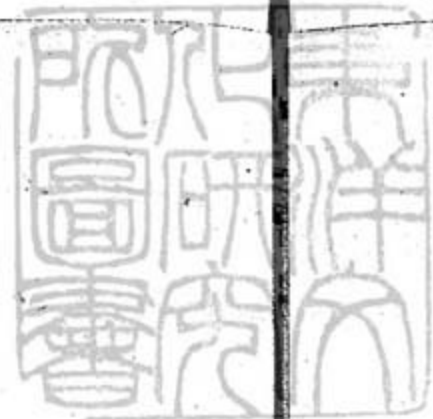
了個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桂姐也走出來在太
湖石畔推摘花兒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
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不見出來問畫童兒道你
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畫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
了原來西門慶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
藏春塢雪洞兒裏把門兒掩著坐在矮床兒上(中略)
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
著打滴翠巖小洞兒裏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
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隱隱聽見有人笑聲
又不知在何處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
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
潑潑云云

按金書寫花遮柳隱於此間香夢沉酣自無異說
其一路插科打諢亦復相同甚至取水潑潑亦無
遺漏可謂如出一手

湘雲之與雲兒與李桂姐之關係 女兒詩之

細評

紅二十八回馮紫英家吃酒娼優齊集玉齒與雲兒
並稱人但知玉齒換汗巾應注意不知此回之雲兒
亦甚出色試看開場即是雲兒唱後又照大家一樣
唱了說了這頭一支唱的是兩個冤家豈非明點金
書爭鋒鬧花院一回乎金書謂西門包占桂姐因不
常去又接了丁二官西門窺破大起風波即所謂拏
住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也寶玉之四女兒詩是渾



括的第一句青春已大守空閨是言空房難獨守泛
論金書之寡婦嫁人第二句悔教夫婿覓封侯謂西
門得官第三句對鏡晨粧顏色美謂後房充物爭妍
取憐第四句鞦韆架上春衫薄謂墻茨不掃已有帷
薄不修之兆金五十二回金蓮瓶兒春梅等人打鞦
韆陳敬濟送之是也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一曲
則總括全書諸美之閨情綺怨而分寫之其門杯之
雨打梨花深閉門則指明失信瓶兒閉門不納以渡
入下段馮紫英與馮媽媽同姓故所說女兒詩全爲
瓶兒而設第一句兒夫染病在垂危花子虛因氣喪
身也第二句大風吹倒梳粧樓瓶兒離了獅子街粧
樓嫁與西門作妾也第三句頭胎養個雙生子瓶兒

入門不久便生官哥雙生者血統不正蓋官哥之爲何人種子尙不可知也第四句私向花園掏蟋蟀謂瓶兒入門不見禮重也你是個可人一曲指瓶兒情感西門而言又以門杯鷄聲茅店月點醒戴月披星以結瓶兒一段以下又入雲兒四句全係勾欄人語即指李桂姐等人而言湘雲一名雲兒此其所以爲李桂姐化身也豈蕊花開三月三一曲卽指梳籠李桂姐而言終之以桃之夭夭者指西門死後李桂姐串同李嬌兒席捲而逃一段故事也薛蟠是武大化身故其四句明說金蓮嫁了武大又叫西門踢死貪淫改嫁一段事實蚊子蒼蠅者言其毒嘴傷人讒邪汙白也玉齒四句似爲宋蕙蓮而作第一句丈夫一

去不回歸言來旺被發配而蕙不知也第二句無錢去打桂花油言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也第三句燈花並頭結雙蕊言外遇孔多也第四句夫唱婦隨真和合言雖不貞却爲本夫而死也可喜你天生百媚嬌一句又似爲梅而設藉以渡到襲人所謂配鸞鳳真也著者指春梅後來作夫人襲人亦作蔣家正頭娘子也終之以花氣襲人知晝暖點醒本題將人名揭破而止

此回開首由怡紅院不開門寫入足見正在西門閉門不納瓶兒瓶兒誤嫁蔣竹山之時以時考之玉齒竹山不無關合

薛姨媽之與王婆

紅八回賈寶玉奇緣識金鎖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環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拖入懷內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著罷命人倒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裏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瞧他他在裏間呢你去瞧他裏間比這里暖和那里坐著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云云按薛姨媽即王婆他娘家本是姓王証一寶玉入室即西門入王婆茶店証二打點針黹與丫環即王婆請金蓮裁縫壽衣証三呼寶玉爲我的

兒王婆有乾娘之目証四倒茶來吃即王婆點茶與西門証五哥哥不在家即武大出門賣炊餅証六寶姐姐在裏間屋金蓮即在隔壁証七我收拾收拾就來王婆爲武家收拾已非一次証八薛姨媽口臆已承認寶玉專爲寶釵而來王婆之於西門亦是如此證九此次金玉相逢即是苟合之初步而寶黛釵三人飲酒亦即茶店飲酒外間下雪又點逗雪中戲叔一段情事

紅五十七回慈姨媽愛語慰痴顰黛玉說寶姐姐見了姨媽就撒嬌兒分明是氣我沒娘之人又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中略)寶釵笑道真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婦

云云金書之王婆非金蓮之乾媽乎金蓮非曾嫁武大乎薛姨媽之爲王婆薛蟠之爲武大黛玉之爲金蓮更有何疑

劉姥姥之與應花子

紅之述劉姥姥云不知從何處說起借一個人爲金書線索即劉姥姥是也然則全書以清客作綫索矣故終紅樓夢劉姥姥皆有關係金之開頭便述十兄弟而應伯爵即已登場自後時時露面直到終篇故紅特點明外頭老爺們有清客相公陪話我們也用一個女清客此劉姥姥請客帮閑之證據加上黛玉之携蝗大嚼圖點醒白嚼字樣又於吃個老母豬不抬頭及於放屁拉屎等等形容貪食又於茶杯衣服

及錢帛等形容好小利無不與應伯爵相合又插了滿頭花以應應花子之別號作者可謂一絲不漏矣

劉姥姥之與王婆

劉姥姥初見王熙鳳與金七十六回王婆之見金蓮相似蓋劉在當初曾於王家有瓜葛却與賈家無往來王婆從前與金蓮貼鄰却與西門無涉故二事絕相類

李媽媽之與潘姥姥

李嬖嬖是潘姥姥其排揎襲人卽潘之咒罵金蓮所謂手裏調理出來的毛了頭卽指金蓮少孤姥姥教養到八九歲始賣入王招宣府也

紅 回李嬖嬖吃酥酪一事金六十七回應伯爵



吃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一口吸盡舐嘴咂舌
又吃了衣梅還包兩丸到家與二娘吃云云極與劉
姥姥相似蓋李也劉也皆花子之類

尤三姐之與金蓮

紅六十二回賈二舍偷娶尤二姐回目與金九回西
門慶偷娶潘金蓮同一書法紅書此回內述賈珍到
了小花枝巷新屋子裏與二姐三姐厮混賈璉回家
二姐去了賈珍與三姐吃酒賈璉過來撞破了一同
坐下賈璉說三妹妹爲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鐘兒
我也進一盃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
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中略)自己
拿起壺來斟了一盃自己喝了半盃揪過賈璉來就

灌說倒不曾和你哥哥吃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吃
僭們也親近親近(中略)這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
脫了大衣服鬆鬆的挽個鬢兒身上只穿着大紅襖
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
袴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云云

金二回武松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請叔叔向火
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
鞋掇條橙子自近火盆邊坐地那婦人早令迎兒
把前門上了門後門也關了搬些煑熟菜蔬入房
裏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了婦人道
你哥哥出去買賣未回我和叔叔自吃三杯武松
道一發等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裏等的他



說猶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又叫嫂嫂費心婦人也掇了一條橙子近火邊坐了桌上擺着盃盤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酒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飲過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請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了一杯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喝了却拿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已經將酥胸微露雲鬢半髻臉上堆下笑來（中略）婦人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筋却篩一杯酒來自呷

了一口剩下半盞看著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云云

金書此一段與水滸二十三回原文大致相同紅之此回全由此段化出其叙珍赴璉家而璉不在珍與三姐喝酒喝雙杯及三姐冶容三姐發怒各節皆相脗合不過以武松之怒改作三姐金蓮自斟自飲改作璉二爺而已

又賈璉回家只命快拿酒來快拿酒來咱們吃兩杯好睡覺云云金書西門往瓶兒房裏多是如此蓋瓶兒好酒量故二姐亦非以酒襯託不可

湘蓮之與武松

紅六十六回尤三姐說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著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了兩段云云金書金蓮初見武松便想道何不叫他搬來我家住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裏了云云故武二爲金蓮之意中人而柳二亦爲三姐之意中人至其名爲湘蓮殆謂金蓮所想之人也金蓮比武松小五歲故紅六六回目有情小妹字樣二郎之所以爲冷者即指並未婚娶而言

尤二姐之與瓶兒

尤二姐是瓶兒瓶居金蓮之次又嫁與賈二舍瓶兒原是花二之妻偷娶即是誤嫁有胎即映官哥鳳姐

說他胎不干淨官哥原不是正式所生賺入大觀園即瓶兒之嫁入西門家無人理會受種種冷淡賈璉之偷娶尤二姐鳳姐謂有國孝家孝家孝即指瓶之喪夫未久而西門又幾遭不測也

晴雯之與瓶兒

紅五十一回晴雯病了傳一個大夫從後門進來開的藥方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快打發他去罷婆子道這馬錢是要給他的須得一兩銀子云云又六十九回尤二姐病了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胡君榮來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早已魂飛天外那裏還能辨氣色云云

金六十一回瓶兒病了請大街口胡先生來瞧又



請趙先生來開方內有巴豆半夏芫花等毒藥西門慶見他滿口胡說稱二錢銀子也不送就打發他去了又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盒兒到何老人家討將藥來云云

按晴雯與尤二姐是二是一故胡君榮再被邀請胡之爲胡實兼大街口胡及胡說而有之也至給與馬錢兩書一律

補裘與檢泡螺

晴雯之補裘即瓶兒之檢泡螺同一絕技同一去後思但金書側寫紅則正寫耳又金書中以女紅之巧藝著者以金蓮之縫壽衣及繡鞋等等爲多然欲求一絕技非他所能則捨檢泡螺更莫屬矣

千金一笑之所本

紅之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此千金一笑見於金五十四回回目又金八回西門再到金蓮家金蓮不由分說就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按紅之撕扇亦是先跌折後撕碎

紅七十八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誅特提出公子女兒小姐丫鬢字樣以爲迷目之具金書於瓶兒之喪有喬洪及吳道官兩篇祭文爲全書所無

襲人之與金蓮

紅十九回襲人說你門沒飯吃幸而賣到這個地方把我贖出來再多淘澄幾個錢也還罷了云云襲人在賈府跟了老太太又跟湘雲又跟寶玉又嫁出去



共轉了四回金一回金蓮父親死了做娘們度日不過賣在招宣府裏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不要一文錢白白的嫁與武大爲妻又改嫁與西門亦是轉了四回潘媽媽爭將出來即與紅十九回襲人母親云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云云同出一轍

襲人之與春梅

紅六回賈寶玉初試雲雨情被試者爲花襲人襲人在金書爲春梅金十回西門叫春梅進房收用了乃正式寫之蓋以春梅爲女兒初經雲雨特筆書之以示與各再醮貨回頭人之不同紅書反之以初試屬之寶玉故謂襲人大幾歲懂人事也

襲人之與瓶兒

襲人轉了四次前既以金蓮轉了四次證之其實瓶兒亦轉了四次第一次爲梁中書妾第二次爲花子虛妻第三次嫁蔣竹山第四次嫁與西門春梅原是伏侍月娘的改侍金蓮極效忠於金蓮襲人原是老太太的改爲寶玉的有伺候何人卽一心一意對於其人不復念及從前之好處同一不貞同一性格

花自芳之與花子虛

紅十九回寶玉至襲人家花自芳送回卽是點明西門到花子虛家偷情花子虛卽花自芳之謂襲人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云云卽自表已更

數主如瓶兒之已經在過梁中書花子虛蔣竹山等處也

襲人說八人轎也抬不去固是映帶瓶兒死在西門家又反映改嫁蔣竹山而瓶兒之入西門家却是用轎但未用八人抬耳

紅三十六回襲人對寶玉說我要去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云云春梅之嫁由月娘作主西門已死更何告訴之有况以花大姐姐而言既是老太太身邊了頭此時老太太尚在何以只說回了太太就走乎

又襲人云作了強盜賊我也跟著罷此盜賊頭銜寶二哥安不上試問果何所指

紅九回寶玉上學去時襲人說那工課寧可少些云云即證明襲人不勸寶玉學好與金蓮同

香菱之與金蓮

香菱之能詩即金蓮之具體而微蓋武大之不配作金蓮丈夫以其太俗而以香菱之雅乃作薛蟠之妾故寶玉有俗物之歎紅樓於香菱之學詩再三致意殆謂金蓮詩詞歌賦無所不能即一小小之香菱亦好學而遇人不淑至小時之被人略賣展轉流離亦與金蓮相似原名英蓮英者銀也謂金蓮轉世而爲銀蓮也

情解石榴裙與醉鬧葡萄架

紅六十二回歇香菱情解石榴裙與憨湘雲醉眠芍

藥裯此回全是從金書李瓶兒私語翡翠軒潘金蓮
醉鬧葡萄架一回內化出金書橫陳狼藉故紅以門
草之夫妻薰並頭花等等寫之金書本回亦有將瓶
花分賞衆人簪鬢之事至紅書此回紅香圃中筵開
玳瑁褥設芙蓉即是金書翡翠軒設筵吃酒葡萄架
鋪枕席之事情態宛然於此而香菱之爲金蓮益無
疑義

平兒之與春梅

平兒爲通房大了頭春梅亦爲通房大了頭
鳳姐當家平兒帶鑰匙金蓮當家春梅數錢
平兒對於小廝常常以打板子嚇之春梅之對小廝
亦然但以平兒不做惡人反寫春梅助紂爲虐

平兒之名故意與瓶兒相犯後來扶正又影射春梅
紅之二姑娘名迎春金之瓶兒了頭亦名迎春紅有
史大姑娘名雲兒又有妓女名雲兒名字犯複皆非
無故

鴛鴦之與玉簫

紅四十回金鴛鴦三宣牙牌令王夫人笑道既在令
裏沒有站著的理（中略）鴛鴦道酒令大如軍令違
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中略）劉老老只叫饒了我
罷（中略）鴛鴦道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
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

金六十四回玉簫跪受三章約那玉簫跟到房中
打旋磨兒跪在地下（中略）玉簫道娘饒了我隨



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第一件你娘房裏但
凡大小事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來定
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向你要甚麼你就要梢出來
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怎生便有
了云云

按紅書以不站著寫跪在地下又以討饒由劉老
之口中說出以三張映三章又於牙牌之第三張
不明說卻說合成一副非所謂身孕而何蓋鴛鴦
爲老太太身邊最得力之了頭玉簫爲月娘手下
最得力之了頭玉簫爲月娘手下最得力之了頭
平時與鳳姐等人聯絡傳遞消息即金書之第一
件偷金器與鳳姐當即金書之第二件至鴛鴦女

誓絕鴛鴦偶一段內有拉出去配過小廝云云即
指金六十四回書童和玉簫在床上正幹得好等
語也

紅七十一回鴛鴦之父在南邊看房子金書有派人
在獅子街看房子之事

紅四十一二等回鴛鴦平兒打發劉姥姥一段似金
七十六回春梅請潘姥姥喫酒一段

剪頭髮

紅二十一回俏平兒軟語庇賈璉多姑娘送璉二爺
頭髮平兒在枕套中抖出一縷青絲來

金七十九回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
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

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婆剪下的一柳黑臻臻光油
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心結云云又十
二回西門威逼金蓮剪下頭髮與桂姐襯鞋云云紅
書列作回目如此點明但與金書相較一是由外一
是由內而紅則別生一法出於二者之外

琴棋書畫四了頭

紅十八回元春了頭名叫抱琴此外迎春了頭司棋
探春了頭侍書惜春了頭入畫是用琴棋書畫四字
作排行金書小廝有琴童棋童書童畫童亦是如此
於了頭則以四季爲名如春梅夏花秋菊是也

雪雁之與迎春

金書瓶兒臨終遺囑迎春伏侍大娘紅書黛玉臨終

時雪雁却已去伏侍寶釵出闈成大禮

翠縷陰陽之說之所本

紅三十一回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
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
什麼都是些陰陽又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
陰牡爲陽牝爲陰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也罷了怎
麼東西都有陰陽偕們人到沒有陰陽呢云云

金八十八回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
爺女兒月娘道相這比邱尼姑是佛爺的女兒小
玉道譬若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
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賊小淫婦
你也學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了道兒去了云云

按此一節金書通行足本之批語有愈轉愈妙紅樓翠縷語本此云云

又同回內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任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原批語亦有紅樓夢亦有此語可見紅樓脫胎此書以上二處之外他處未見表而出之以志同感西門貼身四個了頭青梅玉簫迎春蘭香寶玉了頭第一是襲人殆即春梅次爲晴雯麝月殆即玉簫迎春又次爲四兒原名蕙香卽所謂蕙香蘭氣者金書奶子如意兒小名四兒亦是放在西門房裏者也

寶玉與碧痕洗澡西門與金蓮水戰

紅三十一回寶玉笑道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咱們



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笑了幾天云云金二十九回潘金蓮蘭湯邀午戰卽是此事特用側筆寫之使人閉目而神往

傻大姐之本來

傻大姐拾春意袋卽金瓶中鐵棍小玉胡二等人之眼中春色今以一傻大姐了之更以滿園抄檢擴大的蓋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王夫人明言姑娘們都大了也

柳五兒爲瓶兒化身



紅五九及六十四回柳五兒欲到怡紅院當差託了芳官久而未得正與李瓶兒之欲嫁西門而不能入宅時之光景相似蓋五兒似晴雯晴雯固瓶兒之化身也

紅六十一回因事要打五兒四十板子交莊子上配人與金書瓶兒入門受打相似

林四娘與林太太

紅七十八回老學士閑徵妮嬾詞賈政道當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恆王出鎮青州這恆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令衆美女學習戰鬥之事內中有個姓林行四的姿色既佳且武藝更精皆呼爲林四娘恆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

統轄諸姬又呼爲妮嬾將軍云云

金六十八回招宣府初調林太太正面供著他祖爺太原節度頒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著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皮交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又七十八回林太太鴛幃再戰

按林四娘即林太太恆山爲北嶽山西是古恆州太原者山西也太原又爲王氏郡望青州是山東出鎮即是招宣西門生長山東故曰恆王出鎮青州公餘好武又最喜女色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令衆美女學習戰功云云即指金書王景崇觀看兵書又王招宣府爲潘金蓮最初賣入學習歌舞之地而言許多美女自有金蓮在內又內中林

四娘以色藝之佳拔爲諸姬之冠非金書之林太太爲王三官之母而何

妮嬾者鬼話也四娘云者金書以王三官娘子爲西門意中人故以四爲排行所以抑之也至其穢跡悉以武事寫之即所謂好武兼好色也寶玉詩中既云穠歌艷舞不成歡霜矛雪劍嬌難舉又云戰罷夜闌心力怯脂痕粉漬污鮫綃忽又轉入明年流寇走山東又云正是恆王戰死時又云繡鞍有淚春愁重鐵甲無聲夜氣涼此皆就林太太身爲寡婦鴛幃再戰雙關刻畫一面於教歌舞三字儘力映帶

賈璉管家之所由

賈赦是長房却不管事只以二房掌理家事卽金十
一回家中雖是吳月娘居大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
是人情來往出入銀錢都在李嬌兒手裏云云然則
紅書鳳姐以二房管家事其所管者亦以人情銀錢
爲範圍蓋嬌兒固排行第二也至賈璉在政老處當
家尤屬可怪一何以赦老是長房却不要人當家二
何以政老却要姪兒當家蓋卽西門無子引女婿陳
敬濟當家之法也政老雖已有珠兒却已死去寶玉
又小故用璉兒璉兒又係王夫人內姪女婿亦猶西
門之用女婿蓋自王夫人視之固是姪女婿也金書
西門向陳敬濟說我若久後無出這分兒家私都是
你兩口子的云云政老之於璉兒豈非一轍

兩書叅案之相同

紅一百一回次日五鼓賈璉就起來要往總理內廷都檢點太監裘世安（求事安）家來打聽事務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來抄報便拿取來開看第一件是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了一起私帶卯鎗火藥出邊事共有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報應）口稱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假話）家人第二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一家人命三口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翻）家人賈璉看見這兩件心中早又不自在起來了

金十七回字給事劾倒楊提督女婿陳敬濟同西

門大姐連夜搬來西門家交出親家陳洪書信西門慶連夜往縣中承行房裏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來看上寫的是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一本（中略）西門慶不看萬事全休看了耳邊廂只聽聽的一聲魂魄不知往那裏去了云云按賈璉是敬濟化身故紅書於看見參本改屬璉兒次日五鼓即是連夜至犯名報應及姦死節婦等事皆有映帶

兩書魔法之相似

紅二十五回魔法叔嫂逢五鬼百十二回死讐仇趙妾赴冥曹此兩回中歷述劾咒之事

金十二回劉理星魘勝求財有云用柳木一塊刻

兩個男女人形書著娘子與夫主生辰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綫札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又硃砂書符一道燒灰暗暗攪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樁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嬌艷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他總再不敢動手打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裏胡行云云

按此與紅書馬道婆作法大同小異
賈環爲貓之由來

環哥兒有鑽熱灶貓之混名此回之害巧姐即與金書害官哥之貓同一任務其爲貓也固宜

紅二十五回王夫人命賈環抄金剛咒賈環在炕上坐着（中略）寶玉在王夫人身後倒下（中略）賈環素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厮鬧心裏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甚近便要用熱油盪瞎他眼睛因而故意粧作失手把那一盞油汪汪的燼燈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噯喲一聲（中略）在臉上盪了一溜燎泡出來云云

金五十九回李瓶兒與官哥穿上紅緞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邊吃飯

不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一動一動的頑耍猛然望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

趙姨娘之與金蓮

按紅書此回因要說趙姨娘與馬道婆勾串用邪術謀害寶玉鳳姐先叙環兒蓄意害寶玉金書要叙金蓮謀害瓶兒及官哥先蓄一貓名雪獅子用生肉喂他用紅衣引逗他以便實行加害於官哥至此案出在炕上及受害人情形兩書一律又於馬道婆口中說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便有許多促狹鬼跟著他得空便擗他一下或搯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著推他一趺云

云更可證明金蓮趙姨娘及劉瞎馬道婆陰謀如出一轍

紅八十四回探驚風賈環重結怨奶子抱著巧姐用桃紅緞子小棉被兒裹著臉皮越青眉梢鼻翅微有動意（中略）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媽教我瞧瞧（中略）鳳姐道那牛黃都煎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取那錦子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聲鍋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氣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中略）賈環說我明日還要那小丫頭子

的命呢

紅二十五八十四兩回皆言趙姨娘母子害人之事
尤於八十二回所寫之巧姐驚風與官哥一樣又因
此次巧姐未死與官哥不同特補足要命一語雖是
虛點却顧題面至牛黃云云又縈拂貓字可謂見景
生情

賈瑞之與陳敬濟

紅十一回見熙鳳賈瑞起淫心十二回賈天祥正照
風月鑑金十八回見嬌娘陳敬濟銷魂二十八回陳
敬濟微倖得金蓮八十二回陳敬濟弄一得雙紅書
以一淨桶尿糞準折一隻舊鞋可謂調侃而風月鑑
一正一反以一作兩便是弄一得雙真是玲瓏剔透

金聖歎水滸評第二十五回有作者真以獅子喻武
松觀其於街橋名字悉安獅子二字可知也云云故
乾淨獅子之語必出自湘蓮之口湘蓮者武松之化
身也

金書前數回幾於全抄水滸之二十二三四五回然
於二十三回開首武大與武松說話怨你想你一段
却又節去此一段只以當日弟兄相見心中大喜二
語了之原文與湘蓮之事大有關係茲錄於下

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
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卻在
這裏武大說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
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

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係在清河縣裏要便喫酒醉了和人相打時常喫官司教我若要便隨衙聽候不會有一個月淨辦常教我受苦這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娶得一個老小清河縣人太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屁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

按以上云云按之紅書所謂兄弟一年有餘不見在路上相遇非紅六十六回賈璉赴平安州路上遇著薛蟠和柳湘蓮說是結拜了生死弟兄一路進京乎所謂酒醉打人吃官司非冷郎君懼禍走他鄉乎然則柳二之爲武二更有何疑

湘蓮打薛蟠即武松打西門

柳湘蓮即武松行二同有武藝同其打薛蟠即是打西門慶後與薛蟠結爲兄弟即是武松與武大相遇
湘蓮殺三姐即武松殺金蓮

湘蓮之殺尤三姐卽是武松之殺金蓮武松對王婆說要娶金蓮回家旋即殺却與湘蓮先允與三姐訂婚旋又改悔因以雌雄劍致三姐自殺至心冷入空門即武松之上梁山也

柳湘蓮之罵東府不乾淨寶玉紅了臉柳二者武二之化身金書中恨西門家者無武二若故罵之不稍顧惜不然焦大之罵尙是指人而罵不似柳二之一筆抹煞蓋非深惡痛疾不忍出此也

薛蟠即武大

薛蟠行大字文起即武大也武對文是起頭大亦是起頭其先買了頭英蓮打官司搬家後娶夏金桂皆謂武大娶張大戶丫頭金蓮住不住搬到清河縣至住賈府梨香院即武大之住張大戶閒房其出外經商即武大之賣炊餅其被柳二踢打即武大被西門踢傷其在路上與湘蓮結爲兄弟即武大路遇武松始說是親兄弟所謂歎霸王者大王八也

紅四回叙薛蟠入京之前爲了一個丫頭打死馮淵此節乃倒寫法紅書既以薛蟠爲武大而武大會因金蓮被張大戶家主婆逐出又因紫石街住不住纔買了縣前街房子故欲寫薛蟠先要寫他一個住不

住而搬家方是合拍不說薛蟠因丫頭而被馮淵打死却說打死馮淵便進了京如此倒映豈不令人目眩薛蟠爲了英蓮打死馮淵英蓮者銀蓮也金蓮在世化爲銀蓮馮淵者逢冤也謂冤家狹路相逢也風馮雪薛相遇安得不冷

紅有託詞乜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有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因了結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淵魂已追索去了云云則可證明
英蓮起初由拐子賣與馮淵又賣與薛蟠因而打死馮淵却隨薛蟠進京按金之叙金蓮出身係初賣與王招宣府後賣與張大戶大戶又嫁與武大武大帶着搬了幾次家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賈雨村徇情了案即係金書何九件作團頭得賄私和人命之事
馮淵之死即是武大之影同一爲蓮而死一金一銀而已此時之薛蟠却又似西門
紅四回薛蟠既到賈府政老說偕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著又云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又云只得暫且居下一面使人打掃自家的房屋再作移居之計云云

金一回武大忠厚現無妻小又住著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爲妻這武大自從娶了金蓮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他銀兩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蹇入房中與金蓮私會武大雖一時撞見原是他的行貨不敢聲言朝來暮往也有多時大戶死了將金蓮武大即時逐出武大遂尋了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又武大聽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十數兩銀子典了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住云云

然則武大自己有屋却是先借住人家閒房此房

又與房主可以自由出入却與紅樓之梨香院同一情形至梨香院却是在榮府東隣卽是子虛故宅後院之方向作者之設此一地實影射兩事而言至後來寶釵雖指定住在蘅蕪院此院却仍然存在又與金書瓶兒已入西門之宅而獅子街之房子仍然留與馮媽媽看守不若金蓮入宅以後便與武大舊宅毫無關係也紅書之記黛玉亦是毫無根蒂兩兩相勘顯然可證

夏金桂合金蓮桂姐爲一人

夏金桂合金蓮桂姐爲一人故其毒亦不可當此所以爲河東吼雪遇夏而消信乎其然

紅五十八回薛氏開恒舒當在鼓樓西大街岫烟把



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云云金書西門慶亦於家門口開了當舖收當人家衣服首飾并常常將當貨取出給金蓮等穿用
薛蟠因命案逃到京中託庇賈門似陳敬濟之因欽案躲在西門家

秦鍾與王經書童

紅十五回秦鯨卿得趣饅頭庵一段內叙秦鍾將智能抱到炕上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按住也不作聲又云羞的智能趁黑夜跑了寶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回睡再細細的算帳十六回智能私逃進城

找至秦鍾家下看視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
逐出云云以上皆緊接可卿喪事按金六十四回瓶
兒喪事正熱鬧之時潘金蓮走到花園書房內忽然
聽見裏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有書童和玉簫在床
上正幹得好哩便罵道好囚根子你兩個幹得好事
嚇得兩個做手脚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中略）金
蓮對玉簫道要我饒你須要依我三件事（中略）書
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
諧逕出城外顧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船往蘇州
原籍家裏去了云云按書童是西門外嬖秦鍾是寶
玉契友証一智能逃去書童亦逃去証二玉簫被逼
有三件之約秦鍾被逼與寶玉算帳証三同在辦喪

期內証四

秦鍾可卿之弟王經六兒之弟秦鍾爲寶玉契弟王
經爲西門契弟
寶玉與秦鍾香憐等貼燒餅似金書西門與畫童在
書房內所爲

兩書之清客

紅之清客爲詹沾光單善聘騙仁人等金之清客爲
應伯白爵字光侯喉常時時節借卜不志知道等
皆是一流人物

冷子興與溫秀才韓夥計之寓意

紅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開場便云此回亦非正
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云



云金瓶梅卷首有冷熱金針一首云金瓶以冷熱二字開講抑孰不知此二字爲一部之金鑰乎然於其點睛處則未之知也夫點睛處安在曰在溫秀才韓夥計何則韓者冷之別名溫者熱之餘氣故寒夥計於加官後即來是熱中之冷信而溫秀才自磨鏡後方出是冷字之先聲是知禍福倚伏寒暑往來天道有然也雖然熱與冷爲匹冷與溫爲匹蓋熱者溫之極韓者冷之極也故韓道國不出於冷局之後而出於熱局之先是熱未極而冷已極溫秀才不來於熱場之中而來於冷局之首見冷欲盛而熱將盡也噫嘻一部言冷言熱何啻如花如火而其點睛處乃以此二人而數百年讀者亦不知其所以作韓溫二人

之故是作書者固難而看書者爲尤難豈不信哉云云紅書之以冷子興開場蓋謂孝哥生於西門死後則冷極矣然衰而不興則無結撰之餘地故非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不可

茗烟與玳安

茗煙是寶玉貼身小厮玳安是西門貼身小厮於金瓶之媾合皆與有力故茗煙在姑子廟磕頭時口中禱告說二爺凡事我無不知云云

紅十九回寶玉往書房裏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韻寶玉倒唬了一跳大着膽子舔破窗紙向內一看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進門去將那

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煙見是寶玉忙跪下不迭
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
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到還白淨些微亦有
動人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頭無言寶玉躲脚道還不
快跑一語提醒了丫頭飛也似去了寶玉又趕出去
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的茗煙在後叫祖
宗這是分明告訴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
煙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
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
說叫玉兒云云

金九十五回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裏只見玳安兒
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

來慌的湊手脚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只
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且在這裏做
甚麼哩玳安便走出儀門云云又六十四回金蓮
走到花園書房內忽然聽見裏面有人笑聲推開
門只見書僮和玉簫在床上正幹得好哩便罵道
好囚根子你兩個幹得好事嚇得兩個做手脚不
迭齊跪在地下

茗煙卽是玳安既如上所說此處特寫與玉兒一段
穢事卽證明金九十五回竊玉成婚之事實金書列
在回目足見鄭重然玳安與賁四嫂有首尾後與小
玉成婚此是正寫其六十四回書僮與玉簫之事則
係側寫蓋月娘見了一聲不言語寶玉見了說不告

訴人彼金蓮則借此挾制玉簫訂三章之約亦足以
反証此案

紅十四回辦可卿喪事時秦鍾笑道你們兩府裏都
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金
六十四回辦瓶兒喪事時書童到前邊櫃上謊了傳
夥計二十兩只說買孝絹逕出城外往原籍走了云
云金是實寫紅以虛描其事則一又紅十三回鳳姐
初受東府之任所想各件其第一事即是人口混雜
遺失東西而金書於瓶兒喪中特點書童一事且於
謊銀之外將書房厨櫃內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
并書禮銀子一齊偷去非所謂遺失東西而何

焦大與胡秀

紅 回焦大罵人口出穢語一段極似金五十回
胡秀酒醉罵韓道國種種穢語韓趕之出店胡不允
恰與焦大事同一律胡秀者燥臭也即焦是也

賴世榮與玳安

賴世榮做官即玳安做員外
賴世榮不惜錢與賈政即吳典恩之詐賊負心
賴大賴昇與來保來旺

賈府管家以賴大來昇爲巨西門家人以來保來旺
爲巨來保之名紅書亦用之來興在紅書爲興兒是
賈璉心腹小廝



校勘表

頁目	面	行	字	誤	正
四	七	十二	七	應作湘蓮之與武松	四十九正
六	正	六	四	其應作真	正 八至十一
七	背	九	三	胸應作膈	背 十
八	背	一	八	字應作字	背 八
九	正	九	三	併應作排	背 四
十	正	一	八	胸應作膈	背 三
十一	背	九	一	胸應作瓶	背 三
十二	背	六	一	送應作道	背 三
十三	背	十二	七	叫之應作之叫	背 三
十四	正	六	八	塵應作塵	背 三
十五	正	一	全	與八頁尾	背 三
十六	背	八	二十	行複應刪	背 三
十七	背	八	二十	民應作兄	背 三
十八	背	八	二十	算子應作卜算子	背 三
十九	背	八	二十	姤應作姤	背 三
二十	背	八	二十	姤應作姤	背 三
二十一	正	九	九	姤應作姤	背 三
二十二	正	九	九	頂應作頂	背 三
二十三	背	九	九	流應作海	背 三
二十四	正	九	九	本應作車	背 三
二十五	正	七	七	一名婦紅四	背 三
二十六	正	七	七	字應刪	背 三
二十七	正	七	七	到應作倒	背 三
二十八	正	七	七	於應作如	背 三
二十九	背	七	七	母男應作	背 三
三十	正	六	六	舅母	背 三
三十一	正	六	六	壁應作壁	背 三
三十二	正	六	六	榻應作榻	背 三
三十三	正	六	六	辣應作辣	背 三
三十四	正	六	六	在應作有	背 三
三十五	正	六	六		背 三
三十六	正	六	六		背 三
三十七	正	六	六		背 三
三十八	正	六	六		背 三
三十九	正	六	六		背 三
四十	正	六	六		背 三
四十一	正	六	六		背 三
四十二	正	六	六		背 三
四十三	正	六	六		背 三
四十四	正	六	六		背 三
四十五	正	六	六		背 三
四十六	正	六	六		背 三
四十七	正	六	六		背 三
四十八	正	六	六		背 三
四十九	正	六	六		背 三
五十	正	六	六		背 三
五十一	正	六	六		背 三
五十二	正	六	六		背 三
五十三	正	六	六		背 三
五十四	正	六	六		背 三
五十五	正	六	六		背 三
五十六	正	六	六		背 三
五十七	正	六	六		背 三
五十八	正	六	六		背 三
五十九	正	六	六		背 三
六十	正	六	六		背 三
六十一	正	六	六		背 三
六十二	正	六	六		背 三
六十三	正	六	六		背 三
六十四	正	六	六		背 三
六十五	正	六	六		背 三
六十六	正	六	六		背 三
六十七	正	六	六		背 三
六十八	正	六	六		背 三
六十九	正	六	六		背 三
七十	正	六	六		背 三
七十一	正	六	六		背 三
七十二	正	六	六		背 三
七十三	正	六	六		背 三
七十四	正	六	六		背 三
七十五	正	六	六		背 三
七十六	正	六	六		背 三
七十七	正	六	六		背 三
七十八	正	六	六		背 三
七十九	正	六	六		背 三
八十	正	六	六		背 三
八十一	正	六	六		背 三
八十二	正	六	六		背 三
八十三	正	六	六		背 三
八十四	正	六	六		背 三
八十五	正	六	六		背 三
八十六	正	六	六		背 三
八十七	正	六	六		背 三
八十八	正	六	六		背 三
八十九	正	六	六		背 三
九十	正	六	六		背 三

橙應作橙
榻應作榻
此三行均應頂格

子應作了
簿應作簿
梅應作春梅
胸應作膈
金應作全
請應作清
進應作遞
檜應作檜

八行均應頂格
他下有人字
跌應作跌
捐應作捐
玉簫至了頭
十三字應刪

梢應作
相應作像
門應作闕
第一行以前應加題目「湘蓮之
與武松」六字

第一行題目應刪
薛應作薛

五
所
圖
書

